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39

要目

今年的國慶！……王芸生
對日戰爭中的國際局勢……章丹楓
調整戰期工業……魏友棐
保全復興的基本隊伍……調甫
天津大公報停刊記……棘野
「我不是中國人」……汝龍
南口迂迴線上……秋江
恐怖列車……林娜
火線上的東北同胞……冰瑩
戰時的海門……黃露茜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普通粗鹽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擇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國貨品，自然是買海王牙膏，經濟而且衛生。

贈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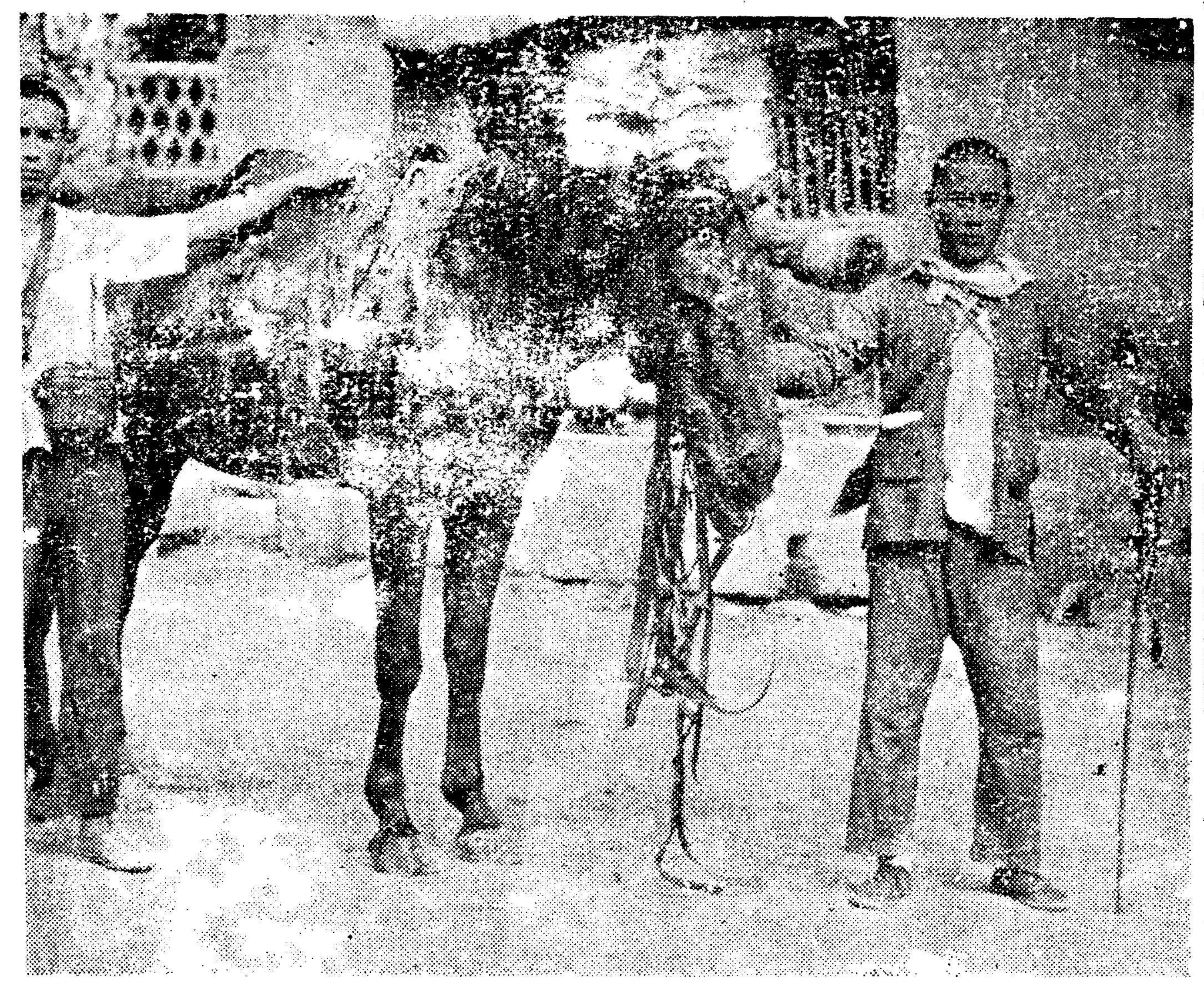
由　　　省　　　縣　　　寄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平漢線上我軍高射機關槍射擊敵機

眞如國際無線電台辦公室被炸之一部↓

↓平漢線我軍便衣隊殺敵軍官並獲其乘騎





↓某處我砲隊向敵陣轟擊

↑我後方軍事訓練加緊情況





平民區遭敵機轟炸後之慘狀

(上)平民住宅被毀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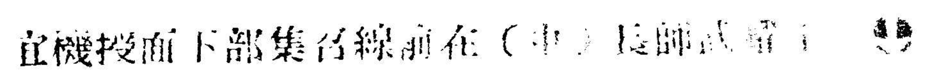
(右)醫士檢查傷民

(左)[illegible]收被炸之[illegible]

(一) 蔣委員長在京招待外報記者

(二) 上海市長俞鴻鈞在[illegible]市府辦公情形





(三) 上[illegible]師長（中）在前線召集部下面授機宜



(四) 上海市政府正面





我方軍官在江灣前線指揮作戰

我機械部隊開往前線

我軍俘獲僞滿洲國軍旗

我軍在虹口[illegible]

[illegible]

恭祝

國慶

上海
漢口
大公報社

國聞週報社

同人鞠躬

本報復刊啓事

敬啓者，本報前因八·一三戰事發生，郵遞發生障碍，故於第三十二期出版後，臨時改出戰時特刊，專在滬市發行，現因交通已漸恢復，茲特於十月十日復刊。其中間斷各期（第三十三期至三十八期），業經另由本報印行戰時特刊合訂本兩巨册，補奉長期訂戶，在郵遞可達各地，不日當可寄到，即希　讀者諸君注意爲幸。竊維本報在此長期抗戰時代，勉力奮鬭，以期不負　讀者雅望，對於物資來源，尤不得不先事籌維，故自本期起，臨時稍節篇幅，俾能維持久遠，事非得已，敬希　愛讀諸君諒鑒爲荷。

本報敬啓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三十九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插圖（四頁）

一週簡評
各路中日戰局……（冷觀）　遠東戰事與國際……（霖）……（一）

今年的國慶！……王芸生（三）

對日抗戰中的國際局勢……章丹楓（七）

調整戰期工業……魏友棐（一五）

保全復興的基本隊伍……調甫（一九）

天津大公報停刊記……棘野（二三）

戰時漫畫（二頁）

外論介紹
美國的外交態度（字林西報）　空前轟炸的法律觀（大陸報）　侵略戰的前途（字林西報）……（二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一週大事日記）……（一五）

論評選輯
希望開成太平洋會議（漢口大公報）　中美關係的過去未來（漢口大公報）
不干涉還待何時？（漢口大公報）　日本的國際信義！（上海大公報）……（三一）

戰事特寫

「我不是中國人」……波龍（三六）

南口迂迴線上……秋江（三八）

恐怖列車……林娜（四二）

火線上的東北同胞……永瑩（四四）

戰時的海門……黃霽茜（四五）

時人彙誌（孫元良）

編輯後記……編者

一週時評

各路中日戰局

本週各路中日戰局，均有重要變動。大體言之：

（一）山西方面，自李服膺不戰而棄大同，日軍長驅直入，力避雁門關正面天險，先則進襲平型關，九月二十五日曾遭我第八路軍朱德部林彪師之包抄，損失甚重，然仍間道竄入雁門平型兩關間之茹越口，隨即占繁峙，得朔縣，據寧武，雁門要隘，卒歸掌握，復由雁門關附近之鐵角嶺以進據代州，方將自繁峙繞五台，由代州略忻縣，從寧武取靜樂，以分襲太原。適我第八路軍散處晉北，游騎縱橫，本月三四日間迭傳收復代州繁峙諸捷報，足見敵軍後路不安，雖日方有三日進占代南二十五公里之崞縣消息，尚未証實，而太原除受敵機轟炸外，防務甚固，則又足以証明敵軍深入，進展不易。

（二）冀魯方面，日軍自占滄保綫，一日即以大軍由保南下，越定縣，新樂，以迫石莊，一路更占獻縣，威脅正定。其對山東，由東光直下桑園，二日竟進攻德州，我軍在此路扼守甚力，舉世注目之韓復榘軍業於最近加入前線，曾由右翼之南皮，抄敵軍後方，予以意外之襲擊，迄十月四日夜間德州不守，我軍集黃河涯拒戰。

（三）歸綏方面，此路敵軍自始即勘破中國民族政策失敗之弱點，利用德王之內蒙軍隊，參加作戰。大同得手後，疾趨平地泉，蒙偽軍九月二十七日已占大廟陶林，十月二日又占百靈廟，將由綏東綏北分取歸綏，蓋石家莊德州歸綏固敵方之第二期作戰目標也。

（四）上海方面，日軍師久無功，最為懊喪，然而彼以一隅之地，牽制我十數萬大軍，使彼在華北作戰，減少許多精銳部隊之壓迫，誰得誰失，蓋有難言者。敵軍在滬，自始即欲師一二八故技，希圖由中央突破我全陣線。九月十一日我軍稍稍變更陣線，在吳淞以北沿滬太公路之東（羅店鎮外）設防，敵人自攻佔楊行後，即以全力攻劉行，同時並向劉行之南三千公尺的顧家宅壓迫，意在由該處進擾距離滬太公路八千公尺之嘉定城以脅我全線後方。兩星期中，飛機濫炸，大砲猛轟，我軍陣地工事，幾已全毀，十月一日晚間，我軍奉令後撤，敵方隨即進據劉行，最近戰線已展至距離嘉定四公里之地。一方敵軍以攻我左翼得利，亟須向我右翼推進，所以突將中央部江灣陣地的軍隊撤退，加入閘北攻我右翼，在十月三四五的數日間，進攻非常猛烈，但是這一方面我軍決計死守，因此日方迄無進展。現在所可注意者仍是滬太公路一線，預料我軍縱再變更陣地，亦決不放棄上海也。

除此四路之外，日方飛機，仍在四處轟炸，殘暴不仁，業已招致全世界的憤怒矣。（冷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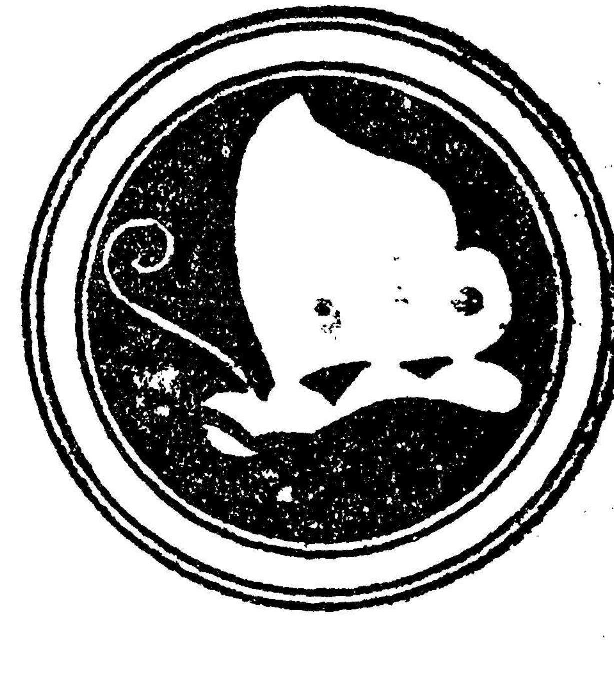
遠東戰事與國際

對日全面抗戰開始，迄今已近兩月。從戰事的國際影響上，我們發見了下列的幾點觀察：（一）團結抗戰，已平空提高了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國格，相信抗戰愈久，我們國家的地位，將愈增高。（二）日本的武力程度，已隨戰事的進展而暴露，國際間平昔對於日本武力的迷信和恐懼，因這次初度的試驗，而開始消釋。日本的「帶甲拳頭」，現在已証

明並沒有理想上的那樣可怕。（三）在開戰初期，國際間純為私利打算的消極的冷酷的態度，已被日本野蠻的非人道暴行激起反響，列强當局的態度，現在雖少轉移，但是國際的輿論，已經明顯底在發動着。凡正確知道輿論力量的人們，對於此點，當然不會忽視。（四）最後一點主要的認識是我們不要忘却國際關係，是純以利害結合為起點。至少就二十世紀的外交字典上說，國際關係間是檢不出「感情」和「道德」的字面的。我們如明瞭各個國家的利害與形勢，巧為運用，便能收互助互利的奇效，不致再被人家看成功累贅和負担。這一點便是我們在外交戰線上，制勝的惟一途徑。

現在撇開原則，再進一步作比較具體的分析。近週最惹人注意的，是顧代表在國聯會席上有力的申訴。國聯會員國全體譴責日本決議案的通過，在我們已獲得了精神與道義上的全勝。我們對於國聯，本不期待它有甚麼行動上的帮助。關於列强各個的態度，第一可注意的自然是英國。在中日戰事發動前，中英近年來的關係，是大家全明瞭的。從幣制改革案的成功，我們即發現了中英利益步調的一致，這態度在今日並無變更的理由。從現在英國在野黨和教會首領對日言論與行動的熱烈上，我們更感覺到這不是頭腦素稱冷靜的英國紳士們的常態。英政府當局的態度，雖仍然含忍持重，但這是為環境與事實所限，我們可以十分諒解。與我利害一致比較英國更甚的是蘇俄。蘇俄所處的地位，他不是旁觀者，而是一位不可免的被認做這齣戲中的主角。在配角（日本對我確是這種看法）登台後，這主角遲早終須殺上場的。現在大家的注意焦點，是在他上場的時刻。這問題的答覆，要看他的準備，决心和內政與戰略上種種的關係。他的行動要顧到在歐洲另一舞台上的影響。這是可以解釋他旁皇的主因。相信英法的態度，很可以部分的帮助他作最後的答覆。再次，在遠東有重要關係的是美國。他是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道義上，和法律上的主要負責人。他最近在外交上倉皇的動態，很引起了世界的怪異。然而羅斯福氏竭力主持，不使中立法實施一舉，確已煞費苦心。美國人是難以測度的！現在美國輿論，已漸形健全的發動了。法國因對德對蘇的關係，此次對於中日戰事，力持正義，他更有遠東的殖民利益，須要照顧，我們對於這位忠實的好友，切莫要辜負。德義近年來對我的邦交，十分融洽，尤其對于我們在商務和軍備上的關係，不應抹煞。一般人因為鑒于法西斯集團的成說，所以對他們有些誤解。但是我們的解釋是，思想運動和政治利害是不盡能脗合的，德國對于他的遠東政策的迭次聲明，我們認為是十足可信。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無論在任何條件下，全世界無一國家可以容許日本整個吞併亞陸。日本大陸政策的貫澈，是割斷了遠東關係列强的生命線！是威脅全世界獨立國家的生存！是警告要征服全世界！這問題世界列强遲早終要與日本清算。倫敦泰晤士報觀察得最透澈，他說中日戰事對日本有利的結局就是日本打敗仗。我們子細想想，這一句話，真是太合邏輯了。（素）



今年的國慶！

王芸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國慶日。每年此日，我們對於這個艱難締造的國家，都有一番感慨，一番慶祝。今年此日，我們更應該沉痛的感慨，熱烈的慶祝。感慨的是這二十六年來，我們作國民的對於這一個偉大的國家未曾好好愛護，害得她時常在困苦顛連的命運中；慶祝的是我們國家已眞正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她的四萬萬人民已無閃躲的餘地而爲國家拚命奮鬥了。

中華民國的誕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件事是中國脫離數千年帝王專制渡到平民政治的革命，這在政治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這一件事又是中華民族推翻異族統治的革命，所以在民族史上尤具有痛切的意義。中華民族有兩度敗亡的歷史，一度在南宋，一度在明末。南宋亡國之後，不到百年，朱元璋起來打倒蒙古，復興祖業；明末亡國之後，經過二百多年，孫中山纔起來逐走滿清，創造民國。朱元璋孫中山都是復興國家的民族英雄，但是孫中山的事業却比朱元璋的艱難多了。十四世紀的吳王稱帝，只須遵照祖宗遺法，便可繼續統治天下；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却不那樣簡單了。這時代的中國，要清算固有的文化，由國家政治到一般社會，都須澈底改造，以適應現代的生存競爭。這一個工作已然極其艱巨，而在民族關係上尤有未完成的工作。辛亥革命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滿清統治，那只是成功的一面；同時中國還有八十年來的現代外患等待解除。自鴉片戰爭開始以至辛亥革命的前夜，這八十年來，中國被海外文化壓得喘不出氣來，被海外武力打得遍體鱗傷。滿清之亡，一小半亡於革命黨人的民族意識，一大半則亡於海外的壓力。滿清滅亡之後，國內異族的腐敗統治雖告廓清，而海外的壓力仍緊緊的壓在中華民族的身上。辛亥革命的諸先烈，拚頭顱，洒熱血，給我們驅走滿清的統治，同時却留下許多工作待我們去完成——便是要我們努力充實文化的內容，澈底改造國家政治及一般社會，克服

一切外患，以完成一個內無饑饉外少憑陵的現代國家。

辛亥革命所遺留給我們的工作，確實是太重大了，太艱難了。但無論如何重大，無論如何艱難，只要我們努力去做，不浪費時間不虛耗力量的做，這二十多年的工夫，總該有些成績了。日本在對外的遭際上完全與我們相同，他們沒有嶄新的變革，只憑討幕廢藩的一點動力，在「一君萬民」的名義下，便接受了近代文化，造成一個堅強的國家；我們為甚麼不能承辛亥革命的動力進而徹底改造國家呢？在國家的現狀之下，我想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只要這樣反問一下，便應該惶悚流汗慚愧雪涕吧！

國家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是毫無原因的。就對外關係說，以民國比清末，處的比較是順境。清末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庚子事變，日俄戰爭，都是驚濤駭浪可以亡國的大事情。入民國後，只有民國三四年日本攻青島提二十一條是一件大事，十七年濟南事變是一件次大事，此外簡直是風平浪靜，甚至還有華盛頓會議後絕對無憂無慮的十年國際和平。故就對外的環境言，自民元以迄二十年九一八的前夜，這二十年光陰，實是我們充實文化，修明內政，改造社會，增強國力的大好機會。但回頭一看，國內的記錄，我們雖不能否認國家在各方面也有相當進步，而大部精力却在奢靡與亂鬥中消費過掉了。我們且言生活的奢侈懶惰，或難條分縷舉，請看一下我們的內戰記錄，便可看出我們的罪惡之一端了。二年的二次革命；五年的討袁之役，六年的督軍團之亂，張勳復辟，護法之戰，以至綿亘數年的南北之戰；九年的直皖之戰，粵軍倒岑之戰；十年的湘鄂之戰；十一年的直奉之戰，廣東陳炯明之亂；十二年的湖南護憲之戰；十三年的蘇浙之戰，直奉再戰；十四年的奉軍南下之戰，西北軍與奉直聯軍之戰，遞演而至十五年為始的國民黨的北伐大戰；十六年的國民黨破裂，國共分家，因而有連綿不絕的戰爭，直至二十五年末的西安事變，總算告了段落。看這二十多年的內戰記錄，固然也有幾次有意義的戰爭，而大多是無意義的亂鬥。自直皖之戰至奉軍渡江，這六年的戰爭，簡直可以說是「春秋無義戰」，只是軍閥的醜鬥變爭。十五年為始的北伐，有意義了，可痛的是夾雜着國民黨的分裂戰，幾乎恢復軍閥亂鬥的舊觀。十九年河南一戰，犧牲之大，損失之多，開民國以來內戰的新記錄。自十六年八一暴動開始的國共十年戰爭，更消耗了多少國力？對外有自強機會，對內却自殘軀體，我們如何能夠完成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工作？我們的國家更如何能夠抬頭見人？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然會有「九一八」的橫逆，及這六年來的嚴重國難。現在敵人已把我們逼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全國國民再不能不為國家拚命奮鬥了。日本的鞭子驅走了我們懶惰，日本的拳頭打出我們的奮起。我們在震驚中，看

見英勇男兒的壯烈搏鬭，同時也看見腐舊渣滓的臨陣敗逃。壯烈搏鬭的是中國新生的跳躍，臨陣敗逃的正是我們多年罪惡的遺形。我們曾種下多年的惡因，自然該受目前的苦痛，我們要忍痛接受罪惡的責罰，同時更要忍痛取得新生的長成。我們有積年的懶惰，敵人有積年的雄心以它的雄心來打擊我們的懶惰，這苦痛是應該得受的，現在的問題則是如何在苦痛中戰勝強敵，再進而完成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工作。

我們只要認識敵人的雄心是要征服全中國，只要認識現在的敵人決非元清之比，便可知道我們沒有妥協屈服的路，目前的妥協屈服必然換得最後的亡國。亡國於日本，再圖復興，將比朱元璋孫中山的事業艱難多了，甚至成為不可能。我們認淸了這一串的道理，中華民國的前途，只有在死中求生，決不能在徼倖中苟存。在這個覺悟之下，政府及國民應共同下一個必死的決心。政府應該痛切承認過去的未盡職，現在要掃蕩一切的懶惰徼倖的心理，肅清一切貪汚無用的分子，澈底改造政治機構，以適應戰時的機能，儘量集中一切軍事力量，以與敵人作殊死的決戰。一般國民更應該痛切覺悟己身的罪孽，由意識到行為，都澈底清算一下，準備最高的情緒，維持最低的生活，把個人的生命財產都貢獻給國家。我們不願預言失敗的悲慘，但願大家爭取勝利的光榮！

今當國慶良辰，看破碎河山，聽猛烈炮火，中國的兒女們！我們應該澈底覺悟：這目前的活教訓是我們過去的失敗的收穫；今後的新生命也惟有在最近的勝利中取得！我們悲悔吧！我們奮勇吧！我們要悲悔過去的糊塗：我們要爭取將來的勝利。我們確信日本不能亡掉中國，最可怕的是我們自己的糊塗。現在我們再不能繼續糊塗下去了。鐵一樣的現實，逼着我們清醒，迫着我們努力，這一點就儘夠我們感悟，儘夠我們慶祝的了。中國的兒女們！我們且忍住兩眶辛酸淚，痛飲一杯國慶酒，打倒我們國家的敵人，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工作！

歐戰以來的戰爭統計

林君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波蘭與烏克蘭爲東加里西亞(*Eastern Galicia*)的管理權而開火，結果波蘭得東加西里亞之管轄權二十五年。

△一九一九年　蘇俄內亂，即赤俄對白俄之討伐戰爭。當時白俄軍考却克上將在西伯利亞方面，丹尼金將軍在南部中亞細亞，耶丹尼區在愛沙尼亞，分任指揮督戰；而二人皆得協約國軍隊爲後援。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　愛爾蘭境內的騷亂。愛爾蘭二千武裝共和黨人對抗七千三百名英駐軍（此種軍隊當時稱爲"*Black and Tan*"）。結果互訂和約而成立愛爾蘭自由邦。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　西班牙屬地利夫（*Riff* 摩洛哥）戰事。美里拉一役，西班牙損人一萬之多。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　依賓沙特（*Ibn Sa'ud*）在阿剌伯篡位。他用兵力驅逐當時的阿剌伯王許桑(*Husian*)於麥加。

△一九二〇年　蘇俄波蘭戰爭。是年三月，俄國進攻波蘭幷威脅波京瓦薩，但結果終爲波蘭軍隊擊退（同年十月），而遭慘敗。

△一九二〇年　土耳其進攻亞美尼亞共和國，幷略取喀斯（*Kars*），亞歷山特羅浦（*Alexandropa'*）二城。

△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　中國的內戰。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　希土戰爭。希臘軍隊侵入小亞細亞。薩加里亞（*Sakaria*）一役，被土耳其軍隊擊得大敗。惟士麥那（*Smyrna*）一地屢遭火焚，損失財產達二萬萬元，土著被虐殺者亦不少。

△一九二五年　法領叙利亞起叛亂，達馬士加（*Damascu*）城遭砲擊（十月）。

△一九二五—一九三五年　南美大厦谷戰爭。

△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　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定首都於南京。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日本軍隊侵略「滿洲」。

△一九三二年上海戰爭突發，五萬（？）日本軍與十二此萬（？）中國軍對敵。役上海一地之損害估計爲三萬萬五千萬元。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　東非義亞戰爭。

△一九三六年　西班牙內亂。叛軍首領弗朗科將軍得納萃黨及法西斯黨之助力，與由蘇聯爲後助之共和國政府相對抗，戰事至今尚在延續中。

△一九三七年　七月，日本軍隊强奪北平及天津，中國政府隨即宣告抵抗侵略；八月十三日日本海軍遣派軍艦到上海，中日兩國全面大戰於是展開。

（自八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

對日抗戰中的國際局勢

七月八日盧溝橋砲聲響後，繼之以平津的淪陷，滬戰的爆發，南口的退出，察省的喪亡。敵人的野心是永無止境的，接着就來蹂躪晉北和冀南；各個大城市都有敵機光顧，敵艦的蹤跡，也出沒於每處海岸線上。這一切的意義是在告訴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處處都是前線，苟且偷安絕對不能再容留片刻了。我們必須全體動員，在政府指揮統制之下，各盡其最大的犧牲和最後的努力，在「死」和「活」兩者中取得其一，此外絕無可閃避之餘地。也在告訴世界：中日問題已步入最後解決的階段，其結果不但將根本決定遠東未來運命，並將深刻影響整個世界大局。這個遠東的政治大低氣壓，其流動無疑地已深達地球每一角落。誠如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所說：「國際間關係之緊張，衝突及摩擦，尤其是武裝衝突的危險，其始雖或僅牽涉兩國或數國，其後或終將影響全世界各國的權利。」（七月二十三日李氏答復美國務卿赫爾語。）

李維諾夫這話誠然不錯。我們也可以模倣他的口吻，說「世界各國一般的形勢，驟看起來似乎是各個孤立的，實則儼如一有機體，各部器官互相聯繫互相影響而不能分離。整個的國際大局，也將投其影響於兩國間或少數國間的關係上。」

俗諺說：「自助者天恒助之。」個人如此，國家亦然。我們要抗戰救國，原則上只能全部依賴本身的力量。可是事實上中日問題的總解決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一次方程式，因此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整個國際大局。這並非懷着倚靠外力的心理，不過是想多獲得幾個已知數，來帮助我們尋取最後也最重要的那兩個未知數而已。

大體說起來，中日戰事發生以後的國際大局，可從三方面去觀察，第一，歐洲局勢，尤其是地中海問題，一時波濤洶湧，險象環生，但是後來經主要國家首領的善意交換意見，終於化險為夷，趨入坦途。第二，蘇聯和英美兩國一樣，都是遠東國際舞台上的要角。以前英蘇及美蘇邦交，隔膜殊深，近來則形勢一變。尤其是美蘇邦交，進步極快。第三，各國對於中國抗戰，同情甚深，一致痛惡日本軍閥侵略殘殺的暴行，國聯也已通過譴責日機轟炸平民及和平城市的決議

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國民間發動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各國報紙鼓吹的對日經濟制裁呼聲，一天高似一天。英法美俄諸國政府態度，特別可感，雖則他們要進一步的來援助或參加中國的抗戰的可能性甚少。下文即就此三點，稍加分析。

（一）歐洲局勢化險為夷

近年來歐洲的種種杌隉不安，幾乎全是德義種下的禍根。德國的毀約擴軍，進兵萊茵非武裝區，向中東歐，尤其是奧捷等國的破壞性的發展；義國的擴軍並謀封閉地中海，在東非的狂暴的征服阿比西尼亞，無一不是破壞歐局平衡的主力。此外，就西班牙戰事而論，假如沒有德義的支持叛軍，如何會延長到十五個月之久而仍結束無期呢？

德義的暴力政策，自然和法俄不能相容，也為英國所深感不安。可是英國的外交，表面看來似乎平淡，實則最富積極性，而且最開明，最善適應環境。英國雖不悅德義，但仍力謀與之拉攏，加以感化。今年以來，英國在這方面的外交頗獲成功，英德英義關係皆有長足進展。這對於維持歐洲和平，自然大有裨益。只要德義能放棄戰爭，滿足現狀的法俄似乎決不會先起而挑釁的。

我們且舉出若干具體的事實來作證明。英德方面，有：（一）本年一月二十九夜英財相（現任首相）張伯倫在白明漢演說，謂「德元首希特勒如對於歐洲之總解決有所貢獻，則英國必予以熱切之響應。」這樣，張氏開了一扇外交接觸的大門。（二）本年五月中英王舉行加冕禮時，德政府派國防部長白倫堡上將前往慶賀，曾乘便與英國閣員作多次會談，關於西班牙問題及西歐公約問題均曾對英提出某種程度的保証。（三）六月一日英國新任駐德大使漢德森在柏林發表演說，主張消除對德誤解，聲明英國絕無限制德國自然發展之意，並鼓吹英德合作，共保和平。（四）英德新海軍協定於七月十七日在倫敦簽字，根絕兩國海軍競爭的危險。

英義關係，比較複雜，但大體而論，進步亦多：（一）本年初英義成立關於維持地中海現狀之君子協定，於一月二日在羅馬正式簽字，其中聲明互相尊重地中海各列強及英義兩國在地中海區域內之權利。可惜這協定簽訂後，事實上未能生效。三月間墨索里尼發表殖民地問題小冊子，以近東回教唯一保護者自居，深為英人所不滿。而五月中英王加冕，義國也拒派正式使節參加。幸這種緊張局勢，不久漸趨緩和。（二）五月十四日義外長齊亞諾在衆院發表演說，對於英義關係，表示溫和意見。齊氏又於十七日會見英大使德魯蒙，具體商談改善英義邦交。其後義國並向英政府保証允停止在近東之反英宣傳。（三）英義邦交，到了七月杪八月初更因兩國首相交換兩件表示希望促進兩國友誼，而有飛躍的進步。當時盛傳英義兩國，可於九月中在羅馬進行具體談話，解消一切誤會和糾紛。

不幸到了八月杪，地中海形勢又趨緊張，狂風暴雨，消

滅了一切樂觀空氣。原來自從七月間西班牙海面警察計畫停頓以後，各國船隻在地中海上被國籍不明的飛機或潛艇襲擊的，層出不窮。計八月中英輪遇險者達十八艘之多，甚至英國軍艦亦遭無名潛艇襲擊。同時法俄等國的商船，也都有被擊沉的，各國輿論譁然，謠言蠭起，歐洲和平，岌岌可危。幸而英法兩國政府，能夠密切合作，審慎應付，會同發起召開尼翁國際會議，討論安定地中海辦法。結果竟如願以遂，獲得重大成功。由此亦足証明國際合作之重要，集體安全原則之未可輕予放棄。列强果能誠意合作，對侵略國施以壓力，則遠東危機又何嘗不能解除呢？

地中海會議的召集，係由英法聯合發起，於九月十日在瑞士尼翁鎮舉行，被邀參加者，有德，義，蘇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及埃及十國。當初德義本有允諾之意，不料兩國復文未發，而蘇聯即通牒羅馬，逕指襲擊蘇聯商船者爲義國潛艇，要求賠償損害；嗣於義國駁復之後，又再度通牒，堅持前說。義國大怒，遂與德國及阿爾巴尼亞聯合拒絕出席尼翁會議。在這一轉折間，蘇聯的外交運用眞巧妙極了。蘇聯心恐德義若參加尼翁會議，必將囂囂爭辯，反足妨碍工作進行；所以故意在事前觸羅馬之怒，使德義兩國自行謝絕。而收淸一色的防止法西斯會議之功。

地中海會議開幕之後，不及四十八小時，即已成立，防止地中海警察協定，而於九月十四日簽字，其內容要點四項如下：（一）簽字各國（英，法，蘇聯，保加利亞，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南斯拉夫）領海之內，由各該國海軍自行監察。（二）英法兩國海軍兼有監察地中海全部之責。（三）簽字各國中任何一國商船倘被潛水艇襲擊，而該潛艇亦能遵守「潛艇戰爭人道化議定書」（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英美法義日五國所簽訂）各項規定，則該商船所屬國之軍艦即可予以擊沉。（四）該潛水艇若不遵守議定書各項規定。則任何簽字國軍艦均可予以擊沉。九月十七日，前述九國代表又簽定一種補充協定，將尼翁協定專應付潛水艇之原則加以擴張，而適用於水上軍艦與天空飛機。

尼翁協定簽訂後，英法蘇聯等國在地中海上成立了一道堅固的防禦陣線，義國政府雖然明知吃虧，也不敢驟然翻臉。因此義國對於尼翁協定的反響，頗爲溫和，她僅要求和英法兩國處於「平等地位」，英法對此，自不拒絕，三國海軍專家於九月二十七日在巴黎舉行談話後，即於三十日簽訂尼翁地中海協定附表一件，規定：「（一）沙丁尼亞島海面，（二）北非洲義屬特里波里沿岸，（三）西西里島海面，（四）第勒尼安海，（五）伊奧尼安海，（六）亞德里亞海，（七）埃及沿岸至賽特港止，（八）自義大利本國通至特里波里之地中海航路廣六十海里之地帶，均歸義國海軍艦隊担任監察。至地中海主要航路，西自英屬直布羅陀港，東至蘇

彝士運河，則仍由英法兩國海軍艦隊聯合担任監察。」這樣，義國也就加入尼翁協定了；德國方面對於此舉，也甚表贊同。這就是英法兩強密切合作的成功，也是集體安全原則的勝利。此外，九月杪義相墨索里尼訪德，會見德元首希特勒，兩國官方一再否認締結軍事同盟或其他密約之說，而兩獨裁者所發演說，亦均以維護歐洲國際和平為重，並無激烈冒失之言；又英法義三國談話，傳可於十月中舉行，其目的在謀綏靖整個歐洲大局，這一切都是歐洲前途的光明。歐洲地小國多，情形複雜，於此不暇一一剖述。所可斷言者，義德能與英法妥協，則歐局可安，歐洲的安定，對於遠東問題最後解決，是有利於中國的。

（二）英蘇美蘇邦交進步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遠東形勢。

遠東的國際舞台上有五個要角，除了中日以外，就是英美和蘇聯。遠的我們且不談，自從歐戰結束以後，英美蘇三國的邦交很欠圓滑。英美疏遠的原因，主要的由於戰債問題，海軍競爭，海外投資及商務航業衝突等等。英美和蘇聯的疏遠，則由於立國根本主義的正相反對，而且美蘇間的舊債問題既始終未能解決，英蘇間在亞洲西部中部的鬥爭也不易調和。

但是這種情勢已經大變了。日本及其他法西斯國家在國際間的暴行，已促成了英美的釋嫌修好。近來英美兩國政府當局的演說中，都以為英美海軍競爭不復存在，及益格魯撒克遜兩姊妹國密切合作共維世界和平為言。英美間關於商約及一般經濟的談話，也均獲得極大成功。

日本及其他法西斯國家在國際間的暴行，也已促成了英蘇和美蘇的釋嫌修好。其發展的蹤跡是很顯明的。

先就英蘇兩國而論：第一，是商務的進步。以前蘇聯的對外貿易，出入口均以德國為第一位，可是自從國社黨執政後，德國反俄空氣日高，因之兩國貿易亦銳減。代替德國空缺的就是英國。英人善賈重利，商務的發展，自足以改善其對蘇態度。去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英蘇商業借款協定，規定英政府依對於本國對蘇輸出業商給與信用保証之形式，貸款一千萬鎊於蘇聯政府，就是在這種客觀條件下成立的。第二，是英蘇文化界的接觸日多，亦足反映兩國邦交之改善。本年三月十三日，倫敦曾舉行「英俄親善大會」，兩國著名文人如威爾斯，柯爾，小托爾斯泰等均曾出席。會中有英國奎克會（敦友會）代表起立致辭，稱：「該會之派余出席，係因蘇聯對於他國不抱侵略陰謀，因蘇聯在國內已建立社會主義的公道，蘇聯已發現較戰爭更良好的解決人類問題辦法。」繼之又有紐西蘭代表發言，謂：「蘇聯所進行的工作，吾國亦已聞知，紐西蘭及澳洲均畏太平洋發生大戰，深知蘇聯為重要和平因素」。這兩位代表的演辭，深可表明蘇聯對外政策之轉變，（由侵略性的變成妥協性的），及英人願與蘇聯

在太平洋合作之理由。第三，在盧溝橋砲聲響後的第九天，即七月十七日，英蘇海軍協定也在倫敦正式舉行簽字了。這協定的內容，如「質的限制」及「造艦通知」等，大致與一九三六年倫敦海約相同。但是關於遠東部分，却有特殊規定，凡蘇聯所造軍艦供遠東之用者，免除其報告內容之義務；蘇聯並可於照會英政府後，在遠東不守條約中質的限制，而無庸取倫敦條約二十五條下所定之手續。此項特殊規定，目的顯在約束日本，值得格外留意。

談到美蘇兩國關係，就令我們想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美蘇復交的一幕。一九一七年後的美蘇邦交，幾乎已達最惡劣的程度，假如沒有九一八事變，沒有一二八事變，沒有熱河戰役，美蘇復交是否能這樣迅速出現，還屬疑問。

美蘇復交後三年中，事實上兩國關係進步尚少。直到去年十二月間美總統任命台維斯爲駐蘇大使，才在邦交上展開一新頁。更因遠東大局之不寧，使美蘇同感有密切聯合之必要。這種心理最近在事實上表現得很顯明：第一，蘇聯飛行家兩度完成俄美超北極直達飛行，（本年六月二十日及七月十四日），第一次以五十小時餘的時間，翔破了五千五百哩的新舊兩大陸天空，第二次以六十小時飛渡六千七百哩的航程。此舉不但在科學史和航空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於美蘇邦交尤有裨益。將來北極定期航線開闢後，其政治的與軍事的意義均甚重大。第二，在華北事變爆發後舉世震動的時候，美國亞細亞艦隊忽有訪問海參崴之舉。該艦隊由司令雅奈爾少將率領，於七月二十八日抵海參崴，訪問當地軍政黨務當局，並設宴招待蘇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同時又招待蘇聯水兵及海參崴居民登艦參觀。誠如蘇聯消息報評論所稱：「在國際關係上時時表現惡意侵略及陰謀詭計的時期，蘇美兩國邦交獨呈例外，此實極堪滿意？此次美艦訪蘇，更証明兩國間不但有北方的新天空大道溝通，即在遠東亦有之。而太平洋不但不成其爲鴻溝，且使兩國密切連結。當茲東亞方面侵略勢力更肆猖獗，太平洋戰雲瀰漫之秋，美艦適來作睦鄰訪問，足徵蘇美兩大國邦交日隆，並顯示兩大國乃共同以保障和平爲目的，此點尤堪注意。」第三，美蘇商務，近亦大有進步。查一九三六年蘇聯輸往美國之貨物，值二一，四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三五年僅值一七，七〇〇，〇〇〇金元；蘇聯自美國輸入之貨物，亦自一九三五年之二四，七〇〇，〇〇〇金元增至一九三六年之三三，四〇〇，〇〇〇金元。本年八月四日美蘇兩國更締結商約，美國第一次以最優惠國待遇給予蘇聯，蘇聯允於來年購買美國產品，以美金四千萬元爲最低限度，比較舊約增多一千萬元。蘇聯眞理報評論此事，曾謂：「蘇聯飛行家之蘇美間越極飛行，以及美國亞西亞艦隊訪問蘇屬遠東，均足促使蘇美邦交日臻鞏固，此次新商約締結後，兩國交誼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美蘇兩國之親善及其對於遠東問題政策之一致，更可於

李維諾夫響應赫爾宣言一舉見之。據八月八日塔斯社莫斯科電：稱「美國駐蘇大使曾於七月二十一日將美國務卿赫爾七月十六日發表之談話通知李維諾夫，請李氏將渠對於該談話所述原則之意見通知該大使。李氏當于七月二十三日函復美大使，內稱其中關於各項問題所採立場，與蘇聯政府大體一致，蓋國際間關係之緊張，衝突磨擦，尤其是武裝衝突的危險，其始雖或僅牽涉兩國或數國，其後或終將影響、世界各國的權利，此點實屬無可懷疑，而此種見解亦已早經表白於李氏在國聯所提出的和平不可分及集體安全兩原則內。對於赫爾談話中所含其他見解，如任何國家應避免以武力推行外交政策，避免干涉他國內政，一切國際間問題純用和平談判及協定方式解決，意識地遵守國際條約，一切條約規定純由有關各方相互同意修改，一切國家地位平等，以及縮減軍備等等，李氏亦均同意。目前國際形勢已充滿危害世界和平的危機，且在各地不斷突然爆發，就李氏之意，必須一切國家共同極力對抗，方能加以挽救。此種對抗行動以及國聯的活動化，可採各種方式，在各種方式中，李氏尤再三着重于一切誠意擁護和平的國家，應按期同時表示團結及維持和平的意志。李氏最後聲明，蘇聯政府隨時均準備參加作此種表示，而為國際和平盡一份力量」云。此外，據倫敦「觀察報」八月二十二日載華沙電訊稱：「美國大銀行家摩根與駐俄美，國大使台維斯氏在波羅的海狄尼亞港附近海中，舉行一重要會議，內容異常秘密。美大使係特由莫斯科趕來，在波蘭狄尼亞港小作勾留後，即匆匆乘其本人之游艇入海，與摩根把晤；摩根氏亦係乘其私人游艇「海盜號」由荷蘭之弗里辛根港前來。參加此秘密海上會議者，尚有其他要人數位。據波蘭報紙消息，相信此會討論之內容，係關於美俄兩國對中日戰爭之態度」云云。又最近美國支加哥論壇報載有該報駐歐特派員台氏（Donald Day）自歐拍發電訊，稱「蘇俄外交委員會近曾向美國國務部接洽，擬於今年秋末派遣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氏赴美，對羅斯福總統作第二次之訪問。據莫斯科外交界人士得悉，李氏此行，意在令美俄兩國在政治上之關係愈臻密切。又據蘇俄外部人員談稱，美政府曾表示極願維持世界之和平，尤以在遠東方面為然。如李氏此行能商洽妥當，則其行期當在蘇俄按照新憲法第一次舉行普選之期間。蘇俄官方相信，最近蘇俄橫渡飛美之舉，一再成功，兩國友誼日形敦篤，故預料李氏之行，必能獲得豐盛之收穫。惟蘇俄政府為審慎計，現時不願將與美政府接洽之詳情公布於世。」這些消息，都是甚可注意的。

（三）各國對我一致同情

德義外交轉趨温和，可使歐局漸入小康；美蘇英蘇邦交的進步，也可增强對於遠東侵略國的拘束力。這對於我國的抗戰，都有良好的影響。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各主要國對於遠東危機的直接態

度。

一般而論，列强對於中國，均表同情，對於日本，莫不唾棄。可是各國政府在外交上正式的積極性的行動，則多以本國利益為前提，隨客觀環境之變動而轉移。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列强對中日衝突的反應顯然可分成四期。

第一期，即由盧溝橋事件到滬戰爆發。當時各國政府皆抱觀望態度，幾乎毫無動作。艾登雖於七月二十一日在下院聲明中止英日談話，美國務卿赫爾也於七月十六日發表正式文告，申明：「嚴重之武裝衝突，不論發生於何時何地，必致直接間接影響美國之權利義務。美國政府志在保障世界和平，時加提倡，不遺餘力。美國主張避免憑藉武力以推行其政策，更反對干涉他國內政。而贊成和平談判與忠實履行國際協定。」但是這種消極的宣言，如何能遏止日本軍閥的獸性。當時列强對於華北事件所以抱消極的觀望態度者，原因不外二端：（一）近兩年來的所謂「冀察當局」太會和日本人鬼混了，鬼混的結果，是真相不明，是非顛倒，自己不長進，人家不重視。（二）各國在華北的經濟利益較少。例如最主要的英國，其在華投資極大，但中心則在華中華南，據雷麥教授（C.F.Remer）一九三一年估計，英國在華直接投資總額九萬六千萬美元中，有七萬三千萬在上海，其餘則大部在香港，可見英國對東北華北問題態度較冷淡為當然。

第二期，自從八一三滬戰爆發後，自然是對於各國的一大刺激。因為上海是各國投資集中之地，也是各國僑民叢居之所，不能再放任了。可是當時各國癡心未死，還想和日本妥協，故由英法美諸國聯合提出「上海中立區」計畫，要求中日雙方作戰軍隊皆撤退出上海區域，而由英法美諸國担負保護中日雙方在滬利益之責。這項計畫的用意，直接在求租界安全，間接即為各國本身利益打算。卻不料被日本軍閥一腳踢翻，煙消雲散了。

第三期，八月二十五日以後，日本的野心一天明顯一天，日本的暴行一天兇狠一天：（一）八月二十五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宣佈封鎖我東南海岸，復于九月六日擴大封鎖區域，北自秦皇島起，南迄北海港止，同時並聲明有任意在上述區域內檢查第三國船舶之權。（二）八月二十六日英大使許閣森氏在非戰區遭日本飛機故意襲擊，身受重傷，（三）日本飛機任意在各車站轟炸難民，如上海南站松江站，死傷均達六七百人；又故意飛南京廣州漢口杭州等非戰區的和平都市，轟炸文化機關及平民，每次死傷有達數千人者。（四）九月十九日長谷川又通知各國駐南京使館團僑民及兵艦，指南京為中國軍事策源地，將派空軍轟炸，限外人外艦於二十一日午刻以前撤退。其後各國雖一致拒絕，而日機果飛京擲彈。……上述諸節，不過舉其犖犖大者，此外敵軍暴行，真是罄竹難書。於是各國也知道日本的野心和暴行永無限制，她們在中國的利權是毫無保障的了，紛紛向東京提出

嚴重抗議，結果一律被拒，或竟置之不理。在飛機大砲之下，空言有甚用呢？

第四期，即最近的形勢，其重心集於日內瓦。先是我國於八月三十日九月十日兩次致牒國聯，申述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經過，國聯大會於九月十三日開幕，我國乃正式提出申訴，要求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迅採有效方法加以制止。九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會議議決，將中國申訴移交一九三三年國聯大會所設之中日問題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加以處理，而美國政府亦即答應派遣代表參加諮詢會工作。諮詢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一日召集，並於二十七日通過決議案，譴責日本飛機轟炸暴行，原文如下：「本委員會頃用緊急程序，討論日本空軍轟炸中國並未設有防禦工事之各城市一項問題，當因中國無辜平民慘遭炸斃，多數婦孺亦在其列，極爲震動，此在全世界人士，亦莫不憤激而加以唾棄，本委員會茲特宣布，日本空軍此種行爲，無可寬宥，並鄭重加以譴責焉。」這決議案提出於二十八日的國聯大會，經五十二國代表一致贊同通過。

各國的抗議，國聯的譴責，自足表示日本道德的墮落與我國精神的勝利。但是其本質都是消極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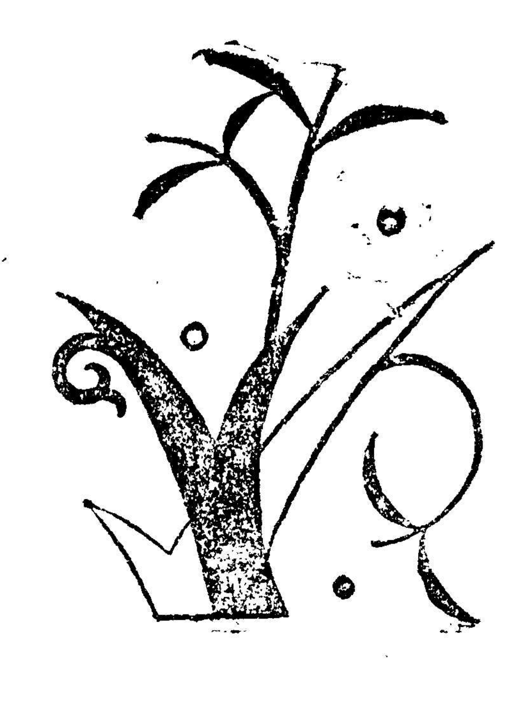
此外，就各國個別而論，則均同情中國，其中如英國，澳洲聯邦，印度以及美國民衆的反日示威及抵制日貨運動，蘇聯在遠東風雲緊張中和我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法國朝野人士對華的同情之聲，德國的一再聲明德日防共協定與中國無關，以及最近英國政教領袖的發起募款救濟中國傷病軍民，尤可感激。

× × × × × ×

對日抗戰以來的國際大局，以及各國對華的態度，我們大略已加觀察。最後，我願提出兩點，促請各方注意，即：第一，目前爲止，國際間雖對我同情，但均限於道義。我們要抗戰救亡，必須依賴自己的力量，第二，可是我們應該記得以最少資本獲最大效果的原則。現時國際間的交往，多以自身的利害爲轉移，各國政府之不願見日本吞滅中國者，非有愛於中國，但恐其本身在遠東的利益受損害耳。我們正該利用這種心理，運用外交手腕，以利害關係打動各國，俾能獲得各種便利。不過這筆帳不一定是可靠的，我們且別先將牠計算上。

十月三日





調整戰期工業

魏友棐

一 先言

我國工商業的集中區是偏重於上海，上海戰事爆發以後，因爲素來沒有做甚麼準備，所以戰時頗感到一些張皇。學者間雖曾提出了到內地去的口號，可是觀望者還是很多。有許多工廠本來開設在閘北或虹口的，以爲那裏是戰區，就搬到了法租界或英租界。但是上海與內地交通既十分困難，這些搬場的工廠始終是不能開工，結果，這些搬場費用是白耗的。類乎此種事實，不勝枚舉，總之是在抗戰期內，許多工業配備，不但不能培養生產，而且還要作無謂的耗費，或直截地停止工作，那實在是國家的一種損失。而一切弊害之源，則是沒有管理。

兩星期之前，我謁見了葉譽虎先生，就談到了戰時各種問題，葉先生就主張戰時工業，國家實有力予調整的必要。葉先生的主張是由國家銀行幇助民族工業去自己發展，或直接國營。我退下來就擬了一種計劃，提呈給葉先生，這就是寫這篇文字的動機，而有許多意見是葉先生修正的。

寫這一篇文字時，我們得到可喜的消息，就是許多工廠業已開始逐漸向內地遷移了，但是無疑地還是一部份。我們在這一篇文字裏所提出的意見，不但是主張由國家力量來設法把工廠內移，還應該加以調整；同時，還應該由國家力量來集中工廠，來分配工業品，來培養新的生產力，所以覺得仍有一談的必要。

二 戰時工業調整的必要

一切經濟方案在戰時的配備，其骨幹不外是用緊急的處置，使各生產部門並不因戰事而停滯，因而減損了國力。因爲一個國家對外作戰的時候，固然前方要有精良的軍火，與堅强的士氣，而後方實力準備如何，尤是一個最主要的條件，所以某軍事學家曾說，現代的戰爭，實是兩國國力的決勝，這話是不錯的。

當戰爭的時候，前方在作戰，但是國民要生活，軍隊要給養，一切消費行爲不但不能停止，而且反有增加的可能。所以戰時的生產，不但不能停滯，而且反有加緊生產的必要

，尤其是今日之中國。

國民一定明瞭，我國過去的人民消費，大部份是倚靠海外輸入的。每年須付出數萬萬元的現金，來抵償貨欵。這情形在戰時固然辦不到，而且是不允許。所謂辦不到，就於今日的情形可以見之。抗戰一開始，敵人非法地封鎖了我們的海口，我們住在江南的人，平日養成了依靠洋貨的習慣，第一就先感到痛苦。最顯然的例就是烟草之類，在某一時期某種紙烟竟至絕市。紙烟是消耗品，於人民生活上不生甚用影響；到了一定時期以後，一切的日用品，外洋沒有輸入，國貨工廠沒有開市，例如布匹之類，都恐怕要發生恐慌。那時，我們的長期抗戰，不吃虧在沙場之上，恐怕吃虧的反是生活上的物料缺乏恐慌了。

上面所說的不允許，就是說即使海面不封鎖，洋貨可以輸入，我們也不應該去用洋貨，這理由很明顯。無論任何一個國家，必有其戰爭時的必需物料，這許多必需物料，有許多需要從外國輸入，而用以購買那些軍需品的，是國民的力量。國民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是長期戰爭展開，一方面不生產，一方面照常購買洋貨，另一方面又須大量購買軍需品，這是自己減損自己力量，坐吃山空的辦法。所以我們必須把經常消費力量節省下來，才可以多換一些軍需品輸入。任何國家在戰時嚴密管理貿易，即是這個意思。

說明了我們有加緊生產的必要，我們再重複提示，在今日戰期中，實是我國民族工業復興的一個極好機會。為什麼我國從前對洋貨有這們倚重性呢？這是因為特殊環境造就它，是列強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戰爭一開始，使列強勢力跟我們市場絕緣，連無孔不入的仇貨也要受到極度的打擊，無形中造成保護工業的環境，這時我國工業如果不自己努力上進，是放棄了機會，是自己減損了作戰力量。所以工業家在這時發展生產力，不但是生意經，而且是抗敵工作，復興民族經濟的工作。

三　今日工業的缺憾

我們一切工業上的缺憾本已很多，不過在戰時更顯罷了，在今日更顯的是下列幾種：

（一）都市的偏在性　我國工廠大部份偏在於都市一帶，這實在是很不可解的。推究其發生之由，實因最初都市大多數為列強勢力所在，交通網發達，無形中造成都市為交通，商業的中心區。因此，許多內地買不到的原料，都市中買得到；許多內地沒有的人才，都市中就有。有這許多便利，同時我們的許多工業實在是仿造的，所以不期而然地集中都市。實際這情形是非常不經濟的。因為大部份原料，都市實在並不出產，而一切成本費用，如人工，房租之類，都市都比內地為貴。至於消費者對象，內地更比都市為重要，我們如果細細一想，我們生產的程序，是把許多原料，人工，從內地運到都市中去製成了工業品，製成了之後，又運到了內地去販賣，是不是套了一個大圈兒？何況現在內地的交通，

已不比從前了，今日我國工業中幾乎全部是輕工業，輕工業重要原料中如棉花，生絲等等，內地都有，工業實在沒有偏在都市的必要。事實上抗戰以來，都市上作工已不可能，因爲敵人無恥的轟炸舉動，本來是揀人多處下手的。

（二）製造部門的紊亂　我國工業製造，從來沒有統一的部門，所以往往平白地耗費了力量。有一個部門的工業賺了錢，跟着而來的工廠都會從事於同一部門的製造。例如某一時期紙烟廠可以賺些錢，於是你也來一下製烟公司，我也來一下製烟公司，技巧倒沒有練熟，反而發現了粗製濫造，貶價競售的自殺政策。個人工業的成敗榮辱，我們且不去說他，就整個民族說起來，這一種損失是很大的。如果把這種浪費的資本與人材蓄積起來，甲來辦造紙廠，乙來辦油墨廠，分工合作，豈不是有好多的成就？對國民經濟說起來，又豈不是可以抵制許多洋貨的輸入？

（三）戰時環境不適應　爲了本來組織很散漫，很紊亂，所以戰爭一發作，立刻顯出了許多弱點！第一，戰時需要的製品，我國工廠沒有配備，這戰時需要品並不是指軍火部門，而是指着平日應用品，例如救護用的紗布，某一時期就供不應求。一半原因是救護者不知愛惜物力，（據說此項紗布用後消毒可以再用，）又一半原因則根本不注重這一類的生產，又沒有人去指導他。第二，戰地封鎖以後，交通相當阻絕，於是各種重要日用品，本來從都市輸入的，現在就告斷絕；一方面無從製造，一方面無從推銷，其結果反造成敵人私貨隨時有從青島源源而來的可能；第三，同業間沒有組合，遷移內地還只是個別的行爲，與大局無關。同業間雖有組合，但沒有整個組合的行動；第四，就因爲以前個別的行動，以及工業區偏在於都市，於是周轉的資本，在戰時也感到了困難。有幾家在內地設有分廠的工廠，在戰時就感到了種種便宜。因爲他們在戰區雖然不能工作，也得不到資金融通，可是內地的一部份仍能照常工作，照常推銷，照常得到金融的流通。成了一種「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形態，那就是戰時工業的一個好教訓。

四　戰期工業調整的大綱

過去的錯誤且不必說，現在已轉到了戰時了，亡羊補牢猶爲未晚。我們抗戰開始究竟還只有幾個月，我們究竟還沒有受到了極重大的壓迫。因此，立刻起來做調整的工作，也一定赶得上。這裏提出的調整工業計劃，都是近乎緊急處置的，不能再聽其自然循因下去的了。

（一）劃分集中工業區域　最切要的工作，是由國家的力量來劃分工業的集中區。遷移到內地這一件事，說說好像容易，其實困難實也很多。譬如有許多人以爲長沙很平安，就以長沙爲遷移的目的地，那本來很好；但是就上海而言，把笨重的機器，關山迢遞的搬運到湖南境界上，這豈是一件能說能行的事？這還在其次，在戰事初起時，有人把工廠搬

到了某一處，而某一處不久却也劃入戰區以內，這又豈不是一件冤枉公案？所以政府應該把全國比較安全的區域中，就其原料出產，或交通上的便利，指定那幾處做工業集中區，指定了之後，然後通知工廠逐步遷移。這一種集中工業區的畫分，使工業區分散在各處，可以避免戰事的直接威脅。

（二）**政府幫同遷移**　在決定遷移之後，必須由政府的力量幫同遷移。這裏所說遷移的工廠，固然包括了上海，同時也包括了非指定工業區內的工廠。個別的工廠遷移，不但是力量不足，而且是不經濟，此外，在交通方面，恐也不能夠盡量便利。如果由政府幫同遷移，則交通方面的費用與各種困難就迎刃而解，各工廠只要僅從事于遷移的準備就得了。

（三）**由政府參加資本**　僅乎幫同遷移還不夠，同時應由政府參加資本，因為許多工廠，在戰時，恐怕連遷移的費用都無從籌措的。這一批搬運費用，政府出諸於救濟方式固然很好，即出於投資方式也好；其交通費用，也可以作為政府投資之一部，使於原有商股之外，再加入若干官股。成為官商合辦的企業。

（四）**營運資本的來源**　把工廠遷到內地之後，最重要目的是要它照常工作，可是這一批營運資金的來源又發生了問題。這一批營運資金，我們以為可以將到達地的新廠址與機器作為抵押品，向中央銀行請求抵押，中央銀行應當儘量予以便利。這時，工廠的經營，應為官商合辦制。由商人經營，而由國家監督。因為商人的經驗豐富，如果把工廠收歸國營，則商人以為無利可圖，勢必敷衍了事。如果官商合辦，則一方設計，一方經營，可以雙方面顧到，至官商股份，最好商股居其六，官股居其四。

（五）**監督之方法**　官商合辦的官方監督方法，是一個調整計劃，其方法是分配製成品的部門，例如限制不必要的製造，把那一部份的力量，騰出來造別的東西。至於必需品的一部門，也竭力限制同部門工廠的過剩創設。務必使製成的商品，與消費情形相配合，更不浪費了時間，經濟與物力。同時，還可以實現保息的方法，對工廠的利息有相當的保障，可以誘致了民族資本的集中。

九月二十九日



保全復興的基本隊伍

調甫

近代戰爭非軍隊一部份的戰爭，乃聯合各種職業者的全民戰爭，後方各種職業者，與火線下奮鬥的將士，均有密切連鎖的關係。各種職業中間，與軍事關係最密切者，首推工業，吾人應當注意。加以我國各業中之最幼稚者，亦首推工業，吾人更應當加倍注意。

試看軍人所用之飛機大砲坦克兵艦子彈炸藥以及軍需用之形形色色的物品，何一非工業界之結晶。故前方無良好的軍隊，不能打仗，後方無良好的工廠，尤不能打仗，兩國相爭，謂之軍隊戰爭可，謂之工廠戰爭，亦無不可。各國政府，有鑒於此，平時對於工業，輔助獎勵，無微不至，一旦戰爭，即可充分利用，以出品供獻於軍事。例如製煉精炭工廠，本供漂白煉油等用，似與戰爭無關也。但戰事一起，稍為變更，即可改製活性炭，為防毒用。製造顏料工廠，所產物品，祗增服飾美觀，似更與戰爭無關係也，然製顏料過程中所經過硝化等手續與製爆裂品之手續，頗有相同之點，一部份機器，亦可移作製爆裂原料。其他如鐵工廠可改為修械廠，肥皂廠之甘油，可製硝化甘油，造紙廠之纖維，可製硝化纖維，類此之事，不勝枚舉。總之工業萬能，變化無窮，工廠幫助軍事的方法亦無窮，工廠可一變為軍用，猶平民可一變為士兵，工業與軍事之關係重大如此！

構成工業之因素甚多，如資本，原料，機械，均關重要，然各因素中之最重要者莫如人才。工業界需用之人才種類甚多，如管理人才，技術人才，營業人才，無不重要，但除此之外，尚有一種極難培養極易被人忽視而實為工業界必需之人才，即日日夜夜與機器製造發生密切關係之勞苦工友是也。此類重要人物，我稱之謂工業界之基本隊伍。

善練兵者除訓練將領外，尤注意於下級士兵，因實際在最前線衝鋒陷陣與敵血肉相搏，全賴夫下級士兵，故有良將而無精兵，不能操勝算，治軍如此，治工業又何獨不然？國人經營工廠者，向來習慣，頗多重頭腦而輕手足，對於工友，視如奴隸苦力，忽略訓練領導之義務。間有一二工廠，稍稍注意工友之教育與福利，太平無事之日，尚知基本隊伍的重要，今則事業停頓，局勢全非，大半工廠，已停止工作，平時胼手胝足之勞働者，風流雲散，此類解散之工友，皆工業界富有經驗之先鋒軍，今因失業之故，受飄泊凍餒之苦，甚至有死亡之慘，人才凋零，豈不可惜？我輩洞悉工業重要性之人，詎可不為之設法耶？

預料大戰結束之後，一班人士，必更明瞭工業的重要性而積極提倡，一時將有蓬蓬勃勃的異彩，發現於工業界的天空！兵工廠必大擴充，重工業將分別建設，其他供給人生日

用之輕工業，亦將隨之而勃然興起。到此時期，經營工業者所感覺之最大痛苦，將爲有經驗勞工之缺乏，並且此類缺乏，又非短期間所能補充，有將而無兵，何能克敵致勝？

根據以上原因，故本人大聲疾呼於國內工業同志與軍政當局之前，在此戰禍蔓延之時，必努力設法保全一班失業而富有經驗技能之勞工，勿使工業界之基本隊伍，受根本的動搖，今擬具體辦法如下，以供海內同志之參考：

（一）兵工廠收容有技能工友　方今戰事緊急，兵工廠工作煩忙，正是需要有技能工友之時，大可趁此機會，特別設法，招致別工廠解散之工友，平時需用粗工的工作，亦改用有技能的工人，一方面應現在之急需，一方面爲將來擴充的預備。例如鐵工廠之工作者，入兵工廠工作，性質同多類似，必能勝任愉快，借此機會，加以更精密的訓練，儲蓄人才，爲異日用，洵一舉而兩得也。

編練工軍　近世軍隊，日趨機械化，然機械化之部隊，必須有工業技術。我國軍隊，雖已注意及此，離英、美標準尚遠，經此大戰之後，更須急起直追，努力於機械的補充，趁此工人失業之機會，大可集中訓練，授以軍事知識，高深技能，一二月後，即可擇其精銳，分入正式隊伍，補助工兵能力之不足，此爲最切於目前之要圖。其他較爲老弱之部份，亦可担任後方警　任務。軍人資格首須强健耐勞，工人生活一向勞苦，故化工爲兵，最爲相近。平時工友，各有職業，欲其入伍，不甚便利，今値國難嚴重，失業無聊之時，一聲號召，必樂於投効。

（三）設臨時修械所　戰事激烈，軍用品之待修理者必多，我國兵工廠寥寥數處，應接不暇，運輸亦不便。且敵方飛機翺翔，恒注意軍器製造之所，欲圖補救，最好多設臨時修械所，散布各處，以應急需，而避敵人耳目，縱不能操精密工作，對於初步之補救修理，亦必樂爲之。兵工廠猶之醫院，修械所則初步救傷所也，修械廠所需之機件，可由民間工廠徵集應用，値此國難嚴重之時，民間各廠必樂於協助。

（四）訓練女工授以工業及看護知識　我國紡織業比較發達，需用女工甚多。然國內紡織廠，與日本相比，瞠乎其後，主因由於女工學識太差，效能太低，借此訓練作一種革命運動，必大有益於紡織界。除授以工業知識外，再授以看護學識，在此戰爭激烈之時，看護之需要正殷，實爲女工最好出路。

民二十四年中國經濟年鑑第十七章第一頁載我國工人總數共計九六六四一二八，其中工業工人六五八，一七八八，礦業工人二〇〇，七四三八，交通工人一〇七，五〇〇八，現雖戰禍蔓延，未必全體失業。且我所主張者，爲保全一部份有技術之工人，爲數應不甚大，實行諒不甚難。

凡國內有志之工業界，對於我所主張，諒早思慮及之，望對於此點，盡力爲政府幫忙，供獻財力人力機械力，以維持此基本人才，此類救濟工業本身的工作，本不應倚賴政府也。一月來抗戰猛烈，前方將士作壯烈之犧牲，前仆後繼，百折不回，我軍勝利，可操左劵。所惜者機械設備遠不如人、否則早驅敵於國門之外，我軍民傷亡之數，尚可減低不少，此皆工業不振所貽之禍害。事平之後，痛定思痛，全國上下，當必能一致努力於工業建設殆無疑義。惟振興工業，原料不成問題，資本不難籌集或借貸，高等技術人才，國內也養成不少，不得已可效法蘇俄，請外人相助。但一班勞苦工友，非短期所能養成，尤不便借材異地。有經驗之工友，爲數不多，如大興工業，必感覺缺乏，倘聽其流散死亡，不更將爲復興之障礙？所以我主張，工業界的基本隊伍，必須善爲保全。



天津大公報停刊記

棘野

平津於七月杪相繼淪陷，和北方同胞有三十多年友緣的天津大公報也於八月四日宣告停刊。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燃着了北方的烽火，大局刻刻趨向嚴重化，大公報同人早抱定必要時把津版停刊的決心，且着手作適當的預備。那時胡政之張季鸞兩先生同在上海。七月中旬，胡先生由滬館寫了一封信寄天津，囑咐佩之萱伯兩兄和我，準備必要時宣告津版暫行停刊，報歸滬館發行。到了二十七日，大局愈緊，我們在社評裏便鄭重說明：「我們是一個小小的民間報紙，事到今天，態度早已決定，就是遵守紀律，而甘作犧牲。」在這裏已聲明了我們的信條。二十八日晚間天津就開了火，自二十九日起，天津對外交通完全斷絕，在敵人砲火籠罩下，我們的報紙已不能向市外發行，不得已才正式決定除天津市外，其他各地一概移歸上海本館發行。同時在三十日的社評裏向北方同胞告別，聲明「本報在津將與中華民國的合法統治同其運命，義不受任何非法統治之干涉。萬一中國在津合法官轄中斷，不論其爲外人軍事占領，或出現任何中國人之非法組織，本報皆將自動停刊。」胡張兩先生更一面電囑我們，酌量情形，隨時結束。

到了八月初一日，天津事實上已歸敵軍占領，僞治安維持會也出現了，我們已決定停刊，然而無量數的讀者還不允許。那時候天津市民幾乎都聚集在英法租界裏，他們急切的需要看報，而且必須看大公報。我們的報在七月底已由三張半減爲兩大張，更減爲一大張，此時報紙在市區內已不能行銷，但是每天在租界裏就賣幾萬份。每天早晨報販們蜂擁着，幾乎要把大門擠破，乃至不得不臨時請巡捕來維持秩序。我每晨六時由報館回寓，沿路看見家家戶戶都打開大門，佇立街頭，等待着報販，他們都以滿腔的熱血，焦急而興奮的要看中國全面抗戰的消息。每份報要售價一角至二角。多少人在馬路上包圍着送報人，往往把送給訂戶的報都搶着買光了。有熱心的同胞便買一份報貼在通衢，那裏立刻簇擁着一大羣人，而且川流不息的直到傍晚人還散不盡。我們看見這種情景，簡直感動得不自覺的滴下幾行熱淚。至於打電話向報館探問消息的，更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繼續不斷。他們對於本報的運命，都是一百二十分的關切。每天早晨四五點鐘，我已發齊稿子的時候，便開始接電話，劈頭第一句就是：「今天貴報還出版嗎？」 告訴他今天照常出版以後，他接着便問：「明天呢？」這確使我難以回答。我們感激這無量數讀者的期待與同情，我們也感覺無限慚愧，然而這也是同人矢

忠矢誠服務社會的一點報償了。

我們決定停刊，而一時實在不忍捨了這些熱情的讀者以去。所以七月三十一日滬館有電到津，囑以停刊，我們商量以後，立刻覆了一個急電，大意說：奮鬥未到最後，讀者期望太殷，人心所繫，稍緩如何？

但是我們奮鬥卻真漸迫近了最後關頭。第一，僞治安維持會漸漸展開活動了；第二，交通阻滯，電訊困難，中央通訊社津社已停止發稿，新聞來源已漸漸斷絕，且津市已被敵人占領，而報紙只能在租界內行銷，對於這些在租界內避難的同胞，實在只覺悲痛，卻沒有多少話可說。所以我們在八月二日下午便打電報給滬館，說明津版決定要停刊。

直到三日的午刻，張胡兩先生的覆電到了天津，告訴我們即登啓事宣告停刊，人事善後由萱伯佩之兩兄和我負責處理。下午三點鐘，我們便邀集各部份負責同人在經理部開會，先宣讀張胡兩先生的來電，決定明天報上披露停刊啓事，後天起便不出報了。一間小屋裏的空氣，異常嚴肅而悲壯，大家在報館服務多年，雖去年在上海發刊滬版，但經濟基礎實在天津，當此絕續的關頭，自有無限的惋惜。而室外敵機翱翔，難民流離，砲聲火光，猶在心目，領土主權，同歸淪陷，大家黯然相對良久，最後才大致決定了各部事務的結束辦法。

第二天（四日）的本報上便刊登了「因環境關係暫行停刊」的啓事。計自創刊以至停刊，共發刊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號。

在當日下午又召集了一次各部負責人的會議，討論善後問題，因爲大家平日都能互信互諒，融洽無間，所以關於館方所擬善後辦法，同人都一致接受，毫無異議。此後趕辦對外清理手續，同人都大忙了幾天。直到十四日，更因環境關係，報館乃不得不實行關門，同人一律遷出，對外清理事宜，暫假美麗川菜館辦理。編輯部同人奉社命調上海的，也都陸續南來。直到二十八日，我才搭太古公司湖北輪，一肩行李，滿懷悵惘，衝出敵人在塘沽的警戒線，在暮色蒼茫中，輪船離開了大沽，海闊天空，一個月來胸中的鬱積，至此似乎才得盡情一吐。因路途阻滯，九月十一日始到了上海。同人等近年都是一枝禿筆，轉戰南北，所以大家對於這種流徙生活，倒也處之泰然。

當我離天津以前，隨時到報館看看，由後門進去便是工場，印報機擦得雪亮，一排排的鉛字靜靜的在字架上躺着，同時看見街頭一羣一羣聚集在裝有收音機人家門首聽中央廣播消息的同胞，到深夜還不肯散，他們談話裏隨時以惋歎的聲調提起大公報的停刊。這時候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最後再附帶說幾句話：天津大公報聲明是暫時停刊，當然渴望短期間平津光復，大公報能與北方同胞再見。但是在九月十八日，漢口大公報已發刊了，這是接續着津版而辦的，也可以說是大公報津版移漢發行。敬盼天津大公報的讀者及向來予以同情或贊助的同胞們，對大公報滬版及漢版更加以愛護扶助，不勝厚幸。

（二十六年十月四日，上海）



世局前途暗淡



美國務卿赫爾

遠東烽火中的風雲人物

紐約時報

和平末路

英國 *Strube* 氏漫畫

握管構思

張伯倫正在想，他給墨索里尼的那封信，如何寫法。

荷蘭 *De Groene Amsterdammer* 報

橫衝直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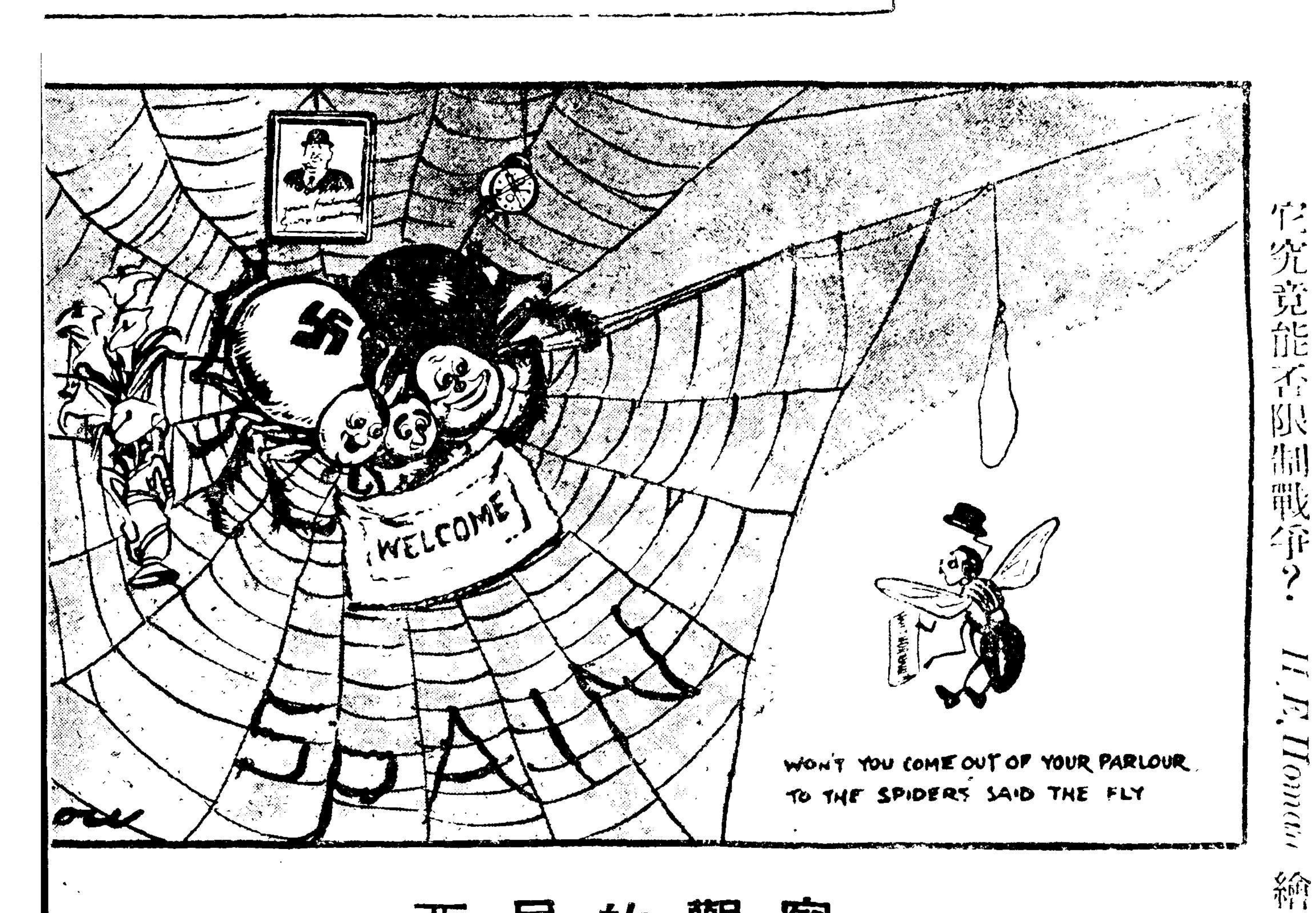
The Protector of China-shop 紐約時報

美國的中立法

它究竟能否限制戰爭？

H. F. Homan 繪





西局的觀察

不干涉委員會對盤踞在西班牙的德義兩國說，你們下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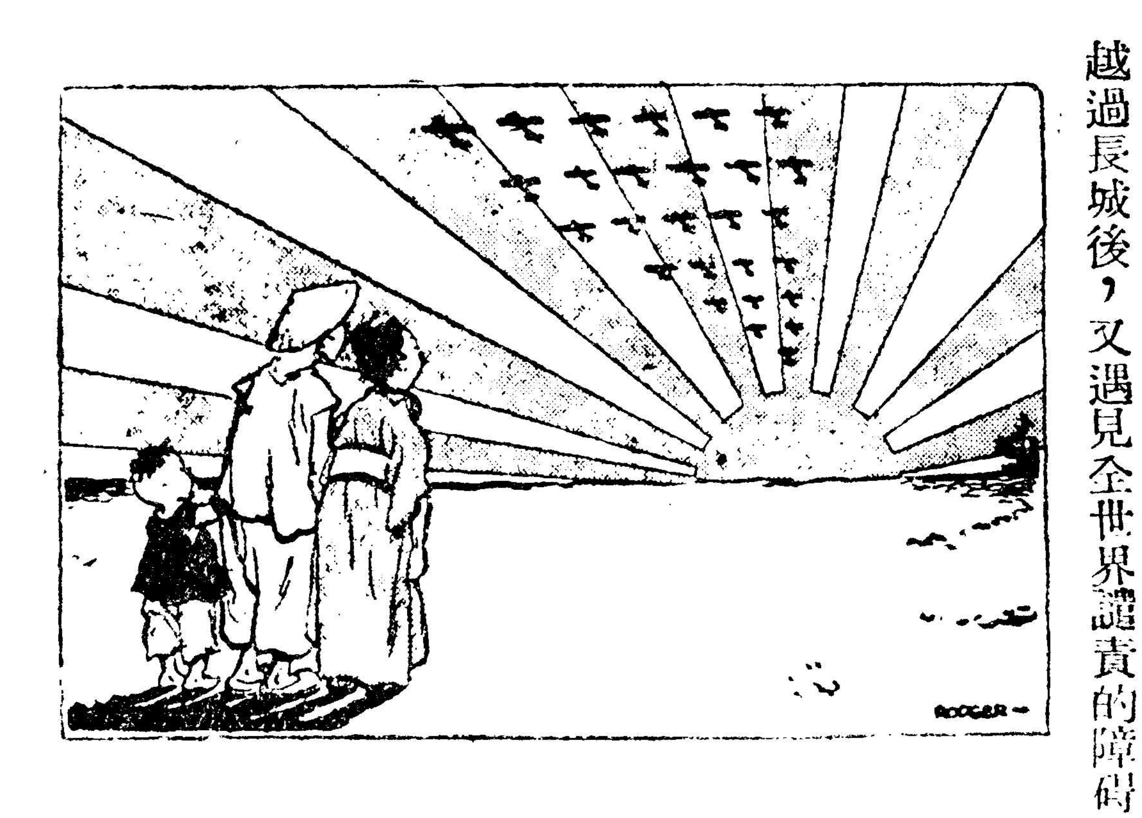
英國漫畫家 *Low* 氏繪

全世界的譴責



日敵再碰壁

原見美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謂日軍於越過長城後，又遇見全世界譴責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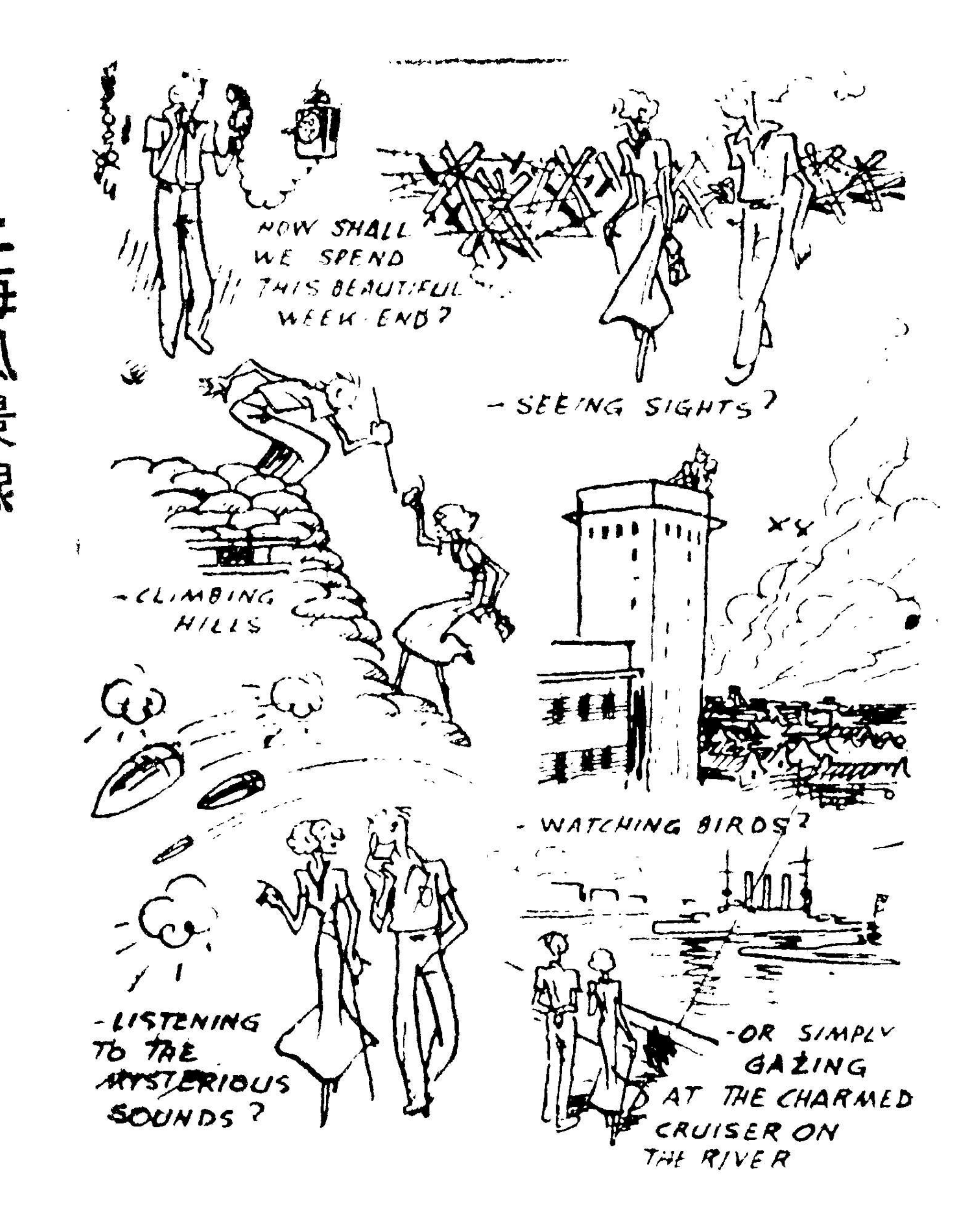
暴日凶燄

英國 *The Glasgow Record*



遠東戰雲

美國 *The Milwaukee Journal*



上海風景線

（一）男子約女友休假閒眺（二）散步（三）登高（四）看飛鳥（五）聽神秘的奏曲（六）臨流看艦。

上海字林西報



妖巫的誘惑

妖巫（日本）對天眞的小姑娘（中國）說，你閉，我把這條項鍊（日本的統治）套在你的頸上吧！

The Glasgow Evening Times



日閥之昏暴

The Glasgow Record

外論介紹

美國的外交態度

U.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 3, 1937

美國對國際政治的態度，和有一些患病的人對他們的病症的態度差不多，是以忽視其存在去解救他們的痛苦。這辦法也許可以成功的。但是一個人患了器官上的病症，却不能這樣辦了。同樣的，美國對於有些政治情勢，不能掉頭不顧。中立和觀望的態度，常常無裨大局，因而不能不動作。

義國侵亞事件，西班牙內戰，以及現在遠東的中日戰事都是美國所不能坐視的事件。雖然現在國際關係的不可分性，至終使美國不能不有所動作，但她都曾嘗試過，如何能避免捲入漩渦。

美國對國際糾紛一向所採的辦法，僅是不斷的抗議。我們看美國國務卿赫爾氏對於上述的幾件國際糾紛，都是不與任何國家合作的單獨提出空言抗議，所以在國際關係上，美國是很少與某國具體的合作過。

今年七月十六日赫爾氏發表了一個美國對外政策的信條，主要的意見是說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發生糾紛，表面上看這些糾紛都是與美國無關，但若細加分析，他們實是影響整個世界的。這是一個勇敢的聲明，赫爾的前任斯汀生氏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發生時，也有過這樣的一個聲明。在那時候做這種聲明是比較容易些，因為那時非戰公約似乎還被認為是國際政治上有力量的東西，同時那時世界上也沒有現在這樣。臲不安。

赫爾所列舉出美國對國際政治的主張是：（一）保持和平，（二）各國與國際間的克己自制（三）禁用武力實現國家政策，（四）不干涉他國內政，（五）利用國際談判與協定解決國際問題，（六）遵守國際協定及條約神聖，（七）以合作精神進行必須修改之條約，（八）尊敬他國利益並實行應盡義務，（九）加強國際法力量，（十）增進經濟安全及穩定，（十一）減少或取消國際貿易壁壘，（十二）商業機會之平等，及（十三）限制及裁減軍備。

這種主張都是國際關係的至理名言，不過到了實行時，仍須看是如何的解釋，例如修改條約，須有合作精神，此種精神之限度如何？彼此合作又是怎樣解釋？具體些說，如談到戰債問題時，便很難發見這些主張有何意義了，因為美國國內有勢力的政治團體，常常壓迫他們的外交當局，使得他們不能實踐諾言。

七月十六日赫爾聲明的末一段說：「美國避免加入任何聯盟或國際義務，但願以和平及切實的方法，與各國合作，以實現以上的原則，」這種措辭是很勇敢和直率的，但事實上美國在維護正義的國際行動上，不肯有所動作，換句話說，美國對國際共同制裁破壞國際條約的國家的行動，是不肯加入的。

美國的對外政策，還是維持開國時代的原則，即不負任何國際義務以限制其動作之自由。除去特殊情形外，美國雖不能與各國有政治性質的合作，而對經濟與社會性質的合作，則並沒有傳統上的障礙。

美國的對外合作，係視事件本身及地域而定，政治合作比經濟合作難成功，與拉丁美洲合作最易，歐洲最難，與遠東合作的可能性則在兩可之間。美國肯與合作的國家，第一是美洲各國，第二是英帝國，第三是北歐國家。

去年汎美和平大會中，羅斯福總統的開會詞，最能表示美洲各國的合作精神。美國務卿七月十六日的聲明，對美洲各國的關係上最有價值至於美國與英國的合作，也如美國與美洲各國一樣的是不可免的。前者的合作是歷史上的原因，後者的合作則是地理上的原因。美國希望英國的政策能滿足他們自已的希望，如滿足英人的一樣，美國關心北歐國家，由比總理訪美作經濟談判而顯著，她們中立的態度是與美國的相同的。在美國的精神援助之下，一般希望她們的影響能擴大而為歐洲友好的基礎。

美國一般的輿論認為歐洲兩集團的罪惡是相當的，美國有一小部分輿論同情德義，另有一小部分同情第三國際，但最普通的還是把德義俄三國等量齊觀。美國輿論認為對立的勢力是獨裁與民主。美國的政策不傾向於用軍事或經濟力量去消滅獨裁，而認為獨裁亦可予以民主訓練而馴服。（家駒）

空軍轟炸的法律觀

Foreign Jurists Say Honda Bombing Views 'Untrue'

The China Press, Sept. 28, 1937

日本使館海軍官本田曾於轟，及屠戮非戰鬥人員為國際公法所認可之宣稱，日昨旅滬之外籍國際公法專家一致認為牽強而無根據。本田之意以為日本近來轟炸及屠戮非戰鬥人員之行動，乃根據一九二三海牙航空會議所提出之一條，該條條文謂「如遇攻擊敵軍重要軍事區域時，得將該國之非戰鬥人員，予以轟炸。」殊不知此種決定，各國從未採用。日昨大陸報記者曾訪問旅滬外籍國際公法學家，據彼等宣稱：一九二三年海牙航空會議，係召集於華盛頓軍縮會議之後，該條條文，不過為一種臨時的提議，絕對未為各國所接受，所謂各國者，指英，美，法，義，荷蘭諸國，當時曾參與會議者而言，即日本亦包括在內。故本田所根據之轟炸平民之理由，並未得各國之承認，且亦未曾將此條列入國際公法之中。

據國際公法學家之觀察，本田之言，係根據日本第三艦隊法律顧問日本教授名信夫所著一書而來，此日本教授，一二八事變時，亦任此職。但本田所宣稱之言，與日本教授書中之所述，亦有衝突之處。

一九三三年該日本教授所著「上海事變之國際公法觀」，內曾提及下列兩點：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所舉行之海牙會議，有世界六大強國所派之法學家出席，組織一委員會，曾草訂「空戰規律」一本，及「戰時無線電管理規則」，不過此兩種建議之規律，並未列入任何國際正式會議之中。

外籍法學家曾指出本田及日本教授兩人所發之言與所著之書，恐已忘却或疏忽國際公法所規定之重要條文矣。

彼等又謂如日本引用本國政府所未認可之海牙條律，則下列國際公法所載之兩條，更與轟炸非戰鬥員一節，有重要之關係：正式規定之海牙空戰條律第二十二條：

「目的在恐嚇平民或毀壞非有軍事性質之私產，或損害非戰鬥人員之空軍轟炸行動，概在禁止之列。」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不住軍事行動區附近之城鎮村莊或房屋住宅，概不得予以攻擊。即在平民密居之附近軍械局，軍事建設或交通線，空軍亦不得濫施轟炸，危及平民之安全。」

最後外籍國際公法學家一致宣稱依據國際公法之原則，一國之非戰鬥人員得以免除他國海陸空之直接攻擊。此原則為一九三二年軍縮會議大會所公認之決定，大會之重要決議，即用空軍攻擊平民，須絕對禁止也。

侵略戰的收穫

Sino-Japanese War Deprecated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ept. 29, 1937

中日在上海發生戰事以來，已歷五星期，而華北中日之開釁，且較早數星期。在此時期之內，費大量彈藥，無數戰鬥員及非戰鬥員死於非命，千萬人民成為殘廢，無數財產，慘遭毀壞。試問日本，究何所為而出此？

就商業立場言，日本已消耗大量生命金錢及貿易，戰爭於彼究有何利？即戰爭現能終了，日本亦須費數載之時間，以恢復彼業經破壞之最好主顧之購買力。李滋羅斯曾謂：「飛機與坦克車，非優良之商業媒介物」。國際間如用強迫手段，則貿易與友誼不能成立，武力雖似能收一時之效果，但國際間之情感，如一方對他方因事貿然訴諸武力，即不能維持矣。

中日開釁以來，為時不過數星期，而物質上之損失，已足驚人。不過被戰事摧殘區域所遭損失，真實或近似的估計，尚無人為之。在上海之戰事，損失以工廠及貨棧所在地如北區及東區為最大。華北損失之估計，亦尚無人為之。

表面之損失，已極巨大，但猶未足比擬潛藏之損失。蓋戰事既起，商業停頓，因種種之破壞及障礙，將來戰爭終止後，商人欲圖收拾，亦非易事。

就中國方面而言，在戰爭未發之前，各地復興改造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受世界人士之頌讚，今則局勢嚴重，再無餘力以從事於此，實堪浩歎。

現在遠東局勢，雖甚暗澹而慘酷，但默察前途，亦有光明之一點，即戰事爆發以後，中國全國各派之團結是也。過去無此種真實團結之情形，從現在中國既能一致對外，凝固如鐵，則將來在戰事結束後，必能專心一志，從事建設，如俞市長對於市中心之被燬曾在會議席上宣稱：「將來市中心之建築，必較過去更為完美」。其言十分豪邁！

軍人之才，在於破壞，而工商團體之職，在於建設。有一度之破壞，繼之以一度更進一步之建設，以表示工商團體集合之力，建設之才，總較炸彈與砲彈為優也。

如日本侵略者果能中止其侵略，撫心自問：此種戰爭，究有何益？更進一步，加以考慮，是否所得足償所失？如是則吾人當可希望日本將來必有一日回復健全與和平之企圖，誠能如是，則前途光明，當不在遠！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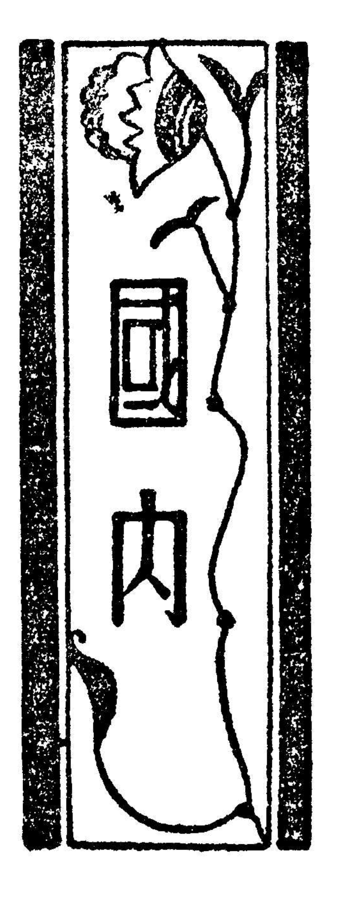


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十六年十月五日止

本報自三十二期出版後，因滬戰影響，改出戰時特刊，大事述要亦一時停頓；茲已照常出刊，在此五十餘日來之國內外大事，除在戰事特刊兩合訂本中分輯專篇記述外，其自九月二十五日以後之國內抗戰情形，以及八月十二日以後之國際大事，在兩專篇中所未及者，特補記如下。

上海戰局，仍在膠着狀態，戰線雖略有進退，與全局尙無重大影響；北方各線，經努力整頓，已漸趨穩定，晉北一線，反攻已相當得手，甚望於最短期內，能有好轉，以一新耳目也。

國外方面，暴日之殘酷行動，已引起國際公憤，國聯大會及諮詢委會已相繼通過譴責日機任意轟炸中國非戰鬥區案，而諮詢委會對於日本侵華及違反條約義務之事實，亦加以承認而記錄之。此外，英美澳洲印度紐西蘭諸國民衆均已發動抵制日貨運動，並紛紛要求政府以經濟力量制裁暴日。至於歐洲局勢，自尼翁協定成立及義相訪德後，一般尙稱平靜。英法已邀義國對西班牙問題，尤其是撤退外國志願兵問題，作廣泛之談話，義國聞可在原則上接受，但以德國亦參加爲條件焉。



南北戰局轉趨穩定

滬戰自我軍撤至第一道防線後，經二十餘日苦鬥，因工事均被破壞，乃於本月初將左翼撤出羅店劉行顧家宅之線，嚴密佈置，連日敵雖不斷猛攻，殊難得逞。右翼閘北江灣一帶，我陣線甚爲鞏固，浦東佈置尤嚴密，敵企圖短期內解決滬局，事實上絕不可能。

北方戰場，平漢線仍相持於正定新樂間，津浦線我堅守德州，晉北雁門關失守後，我生力軍調到，已將代縣崞縣克復，敵深入太縣，我遊擊戰漸得手，予敵以致命打擊。全局勝負，正未可知也。

羅店劉行線向後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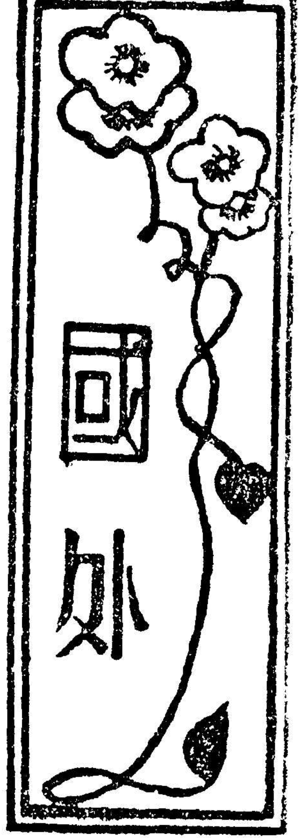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一日起，我軍所謂直線陣地，吳淞以北是沿滬太公路之東（羅店除外）設防，敵人自攻佔楊行後，即以全力攻劉行，同時並向劉行之南三千公尺的顧路宅壓迫，目的是想由該處進擾，距離滬太公家八千公尺的嘉定城。遭遇我軍強硬抵抗以後，二星期中，不斷的飛機濫轟，大砲猛射，我軍陣地工事，幾已全毀，官兵死亡亦衆。十月一日晚間，該處守兵已奉令作有計劃的撤退，十月二日敵人曾由劉行及顧家宅向西出擊，其目標距離劉行，顧家宅各約一千公尺，經我生力軍反攻，敵人即被擊退。敵人在左翼的陣地，既已向前推進一千公尺，在戰略上

當然就側重到右翼方面來。在右翼作戰的敵人，除少數正規陸軍外，多係海軍陸戰隊。現在把江灣的主力移動到租界北區，完全是企圖獲得右翼的勝利，果眞如願以償，左右兩翼既已深入，我軍中央突出，陣地自然不能再守，那時就變成不攻自破的形勢了，這便是敵人陽退江灣，暗窺閘北的大陰謀。我軍應付這種局面，已有完全把握，現在可以報道的，是劉行，顧家宅的得失，并不十分重要。譬如羅店鎮，敵人使盡平生氣力，三打羅店，打下了半月，究竟有甚用場？羅店如此，同在滬太公路上的劉行，顧家宅當然也如此。敵人得了業已粉碎的兩個小鎮，自是全無用處，在陣地上推進一千公尺，在我們焦土抗戰的國策下，本來算不了一回事。

至於閘北方面，我軍的確早有充分準備，敵人不受重大的犧牲，絕對不能進犯。况且市街戰敵人並無優勢可言，因為飛機大砲在步兵密接的情勢下，協同十分困難，而敵人步兵的戰鬭能力，這是大家肚裏都明白的事，所以閘北這一個軸，應該可以樂觀的，右翼的我軍如能穩住，中央的江灣倒落得檢個便宜。左翼上局部的得失，就變為不值得悲觀的事了。

晉北我反攻雁門關

晉門戰局現況據閻錫山最近發表之談話如下：我軍先頭撤退大同之後，稍加集結，決定擺脫被動，向平型關方面取採攻勢。最初將敵包圍解決一部，而敵又增加板垣師團，我亦將預備隊盡數加上。正在我軍聚殲敵人企圖最盛之時，忽然茹越口方面被敵攻擊，此處最初我兵力並不少於敵人，當即令楊軍長澄源集合十團兵力，與敵作對戰防禦，勿作一線防禦，與敵死拚，得而復失者三四次，敵我損失均屬奇重，奈敵以大量汽車由平綏路運來大部兵力，經過劇烈戰爭，遂將茹越口失守，即速據守鐵角嶺。敵屢攻屢增，兵力優厚，楊軍長率部與敵血戰兩晝夜，並將預備隊三團加入作戰，卒因衆寡不敵，被敵衝破，我梁旅長鑑堂以身殉難，而所部三團僅餘二三百人，犧牲之烈，可以想見。鐵角嶺既破，雁門關後路至為危急，正擬由平型關抽兵兩旅，雁門關抽兵兩旅，並以劉茂恩軍前面敵人尚不甚多，擬將該軍加入夾擊敵人。命令已下，而當晚九時鐵角嶺左翼高地復被數人奪去，平型關方面亦成危急，高軍長桂滋亦以劉軍一撤，該軍左翼暴露，絕難維持，而繁峙代縣方面又衝入甚多，戰事至為激烈，損失亦重，迫不得已，始決定在五台，崞縣，寧武等縣佈置弧形陣地，與敵決戰。



國聯諮詢會續討論

自國聯諮詢委員會及國聯大會於九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相繼通過譴責日本空軍轟炸中國暴行案後，諮詢委會仍繼續討論中日爭案，並於十月一日指定十三國代表組織小組委員會，討論中日兩國糾紛暨相與關聯各項問題，計為澳洲聯邦，比國，英國，中國，厄瓜多，法國，荷蘭，波蘭，瑞典，蘇聯，紐西蘭，拉脫維亞與美國（美國係由該國駐瑞士公使哈利遜以觀察員資格參加），小組委員會當即推舉拉脫維亞國外交部長為主席。

我要求確認日侵略

十月一日我國代表顧維鈞向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提出決議，請認定日本之侵略行為。該決議聲明日本侵入中國領土，自海空雙方轟炸中國之商埠及城市，拒絕和平之提議，並不顧華府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此項決議旋即移交小組委員會加以研究，小組委員會在開始討論之前，即決定請國聯秘書處收集日本方面之一切論調，庶其論點不致偏向於一方面。顧維鈞於提出此決議時，聲明該決議中所指示者，悉屬舉世所共知，而為日本陸

軍在陸上，海軍在沿岸一帶及公海，以及空軍在上空各種行動所已證實之事實，已犯對於爲國聯會員國之中國之侵略行爲。中國代表團認事實已屬無可爭辯，應請委員會加以注意。並稱決議之結語，係根據上述各種事實，具有充分之理由，而爲彼等所不可逃避者，故委員會應以適當之布告加以承認。顧氏復稱：「余深知有若干人對於此種佈告，將感覺躊躇，恐發生可能之後果也。但吾人所要求者，並非欲各國遵照國聯盟約履行義務，以保衛中國領土之完整及政治獨立。吾人由於以往不圓滿之經驗，及在世界他處之事實，已覺悟國聯行動之必須審愼及適中，但此種考慮，祇施用於阻止侵略勢力應採取之辦法，至國聯原則應加以重申之問題，則不應有讓步之餘地。以現勢而論，倘國聯不運用其一切機構以制止侵略，舉世倘可加以諒解，但倘國聯即是非公論亦不敢直言，則舉世將無法加以原宥。倘若此，是國聯道德上之地位將益見削弱也。」顧氏末稱：「國聯應站起宣佈其根據於自身存在之原則之意見，無物可加以阻撓，而希望國聯之爲此者，不僅中國一國，全世界實企予待之也」。顧氏演說畢，諮詢會當決定尙須賡續採集資料，爰乃要求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草擬一項文件，對於遠東最近事變及中日兩國依照國聯盟約與現行各項條約所負担之義務，作概括之說明。

諮詢委員已加承認

國聯諮詢會所屬小組委員會於十月二日三度集會，當將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所提出之報告加以審查，其內容計分三點：（一）遠東方面軍事行動之起源與其發展情形；（二）依照巴黎非戰公約與華府九國公約日本對於中國所負担之義務；（三）日本對於其他各國所負担之義務。四日午前與午後，小組委員會舉行歷時頗久之會議後，繼續工作，直至深夜。其所擬關於中日衝突之報告書，業已脫稿，可於五日舉行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全體會議時提出討論。聞日本在海陸空三方面之戰爭舉動，對於中國土地之侵犯，對於中國航業之封鎖，對於不設防地邑之天空厂擊，以及日本對於華盛頓九國公約與巴黎非戰公約之蔑視，皆將予以承認，而紀錄之，但不作爲正式決議案。衆信諮詢委員會所可爲者，不過報告而已。中國對於此種敷衍辦法，當然不能滿意。據我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對中央社記者談，彼將在諮詢委員會與所屬小組委員會絕對堅持下列二點：（一）國聯大會應堅決譴責日本爲侵略國。（二）國聯大會應援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派定之制裁辦法云。

尼翁會議結果圓滿

自七月間西班牙海面監察計劃停頓以來，各國輪船在地中海上被國籍不明之飛機或潛水艇襲擊者，層出不窮。八月中英國輪船出事者，傳有十八艘之多，甚至英國軍艦亦被潛水艇所襲擊，同時法國蘇聯及其他各國商船，亦均有被擊沉者。各國輿論爲之譁然，或謂係義大利所爲，用意在公開干涉西班牙內戰，或謂係西班牙政府或其友邦所爲，用意謀擴大戰事。英法政府鑒於局勢嚴重，乃聯合發起在國聯機構外召開國際會議，討論防止地中海海盜問題。此項會議於九月十日在瑞士尼翁鎮舉行，被邀參加者有德，義，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埃及及十國。其中德義及阿爾巴尼亞藉口不與蘇聯合作而拒絕參加，但會議仍完滿達到目的，成立地中海監察協定，義國卒亦加入焉。

尼翁協定監察計劃

尼翁會議開幕後，不及四十八小時，即成立妥協，而於九月十四日正式簽訂協定，其全文如下：「各國商船最近在地中海上迭遭攻擊，而行施攻擊者並非西班牙內戰雙方之任何一方，爲此簽字尼翁協定之各國，議決命令各該國所屬海軍艦隊有所行動，以保護行駛地中海上而不屬於西班牙內戰雙方之任何商船，遇有任何

潛水艇違反國際法規而向商船行施攻擊者，則應加以還擊，倘有可能，並應加以擊沉。各簽字國決定將地中海劃分爲下列各區，分別担任保護。（一）地中海西區，包含英屬瑪爾泰島在內，該區內無論公海及領海均歸英法兩國海軍艦隊担任監察，但第勒尼安海不列入該區之內，其監察辦法於日後另行決定之。（二）東區即自瑪爾泰島以至蘇彝士運河爲止，在各國領海內，由各本國海軍艦隊担任監察，在公海內，則除亞德里亞海以外，均歸英法兩國艦隊担任監察。各簽字國商定得用潛水艇以保障商船安全，但該潛水艇必須浮出水面行駛，並須靠近護送之船舶，且當隨時將其行動通知各簽字國。此外，任何外國潛水艇不得駛入他國領海之內。各簽字國並建議所屬各商船應循事前共同決定之地中海主要航道而行駛。」此項條約，除由法國，英國，保加利亞，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蘇聯，南斯拉夫等九國簽字，並邀任義國簽字加入，而由英法負責加以邀請。

義國加入海軍監察

尼翁協定成立後，又於九月十七日擴大範圍，簽訂一補充協定，其全文如下：「大不列顛，法蘭西，保加利亞，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蘇聯，南斯拉夫等各簽約國，商得同意，立即實施下列各項措置。即參加地中海監察制度之軍艦，倘親見不屬於西班牙內戰當事雙方中任何方之軍艦或商船，在公海內遭受飛機或軍艦之攻擊，應立即開砲還擊，或用一切方法加以干涉，以阻止該飛機或軍艦之攻擊。如行施攻擊者係屬軍艦，並可通知附近參加監察之其他軍艦共同援助。此外，各簽約國並應按照本協定之精神，各在其本國領海內採取各該國所認爲必要之措置。」至於義國態度，最初雖較強硬，但僅聲明要求地中海上之「平等地位」，而並不根本反對尼翁協定。旋經英法兩國交涉後，英法義三國海軍專家，卒得於九月二十七日在巴黎舉行會議，討論義國平等參加地中海監察計劃問題，並於三十日成立妥協，簽訂尼翁地中海協定附表一件，規定：（一）撒丁島海面（二）北非洲義屬特里波里沿岸，（三）西西里島海面，（四）第勒尼安海，（五）伊奧尼安海（六）亞特里亞海，（七）埃及沿岸至賽特港止，（八）自義大利本國通至特里波里之地中海航路廣六十海里之地帶，均歸義國海軍艦隊担任監察。至地中海主要航路，西自英屬直布羅陀港，東至蘇彝士運河，則由英法兩國海軍艦隊聯合担任監察。德國官方對於此舉，亦已表示贊同。

墨索里尼訪問德國

尼翁協定甫經簽訂，而義相墨索里尼突有德國之行，此殆一種表示，「德義軸心」堅固存在之重要政治姿態也。但尤值得注意者，厥爲義德兩獨裁者之切實表示有意鞏固歐洲和平，兩國半官方亦一再否認締結軍事同盟之說。意者英法團結，日趨鞏固，義德亦有所顧忌耶？

德國盛大歡迎義相

墨索里尼於九月二十四日離羅馬赴德，隨行者有外相齊亞諾，法西斯秘書史泰拉斯，宣傳部長阿爾菲利，及高級警務人員等。沿途戒備極嚴。墨氏專車二十五日晨十時抵德國慕尼里城，該城歡迎甚盛。墨氏抵德後第一日中最重要之事件，即與希特勒晤談一小時，討論一切兩國有關係之事項。聞其中海中海問題，尤其與西戰有關者，亦曾論及。同時義外相齊亞諾與德外長牛賴特亦曾討

論兩國外交之政策。是日墨索里尼赴希特勒邸中午餐，餐後希墨兩氏同出檢查國社黨精銳隊伍，接受其敬禮，參加者有飛行隊，機械化隊，黑衛團，衝鋒隊，希特勒之青年及政治領袖等。下午希特勒復至加爾親王宮中答拜墨氏，贈與德國鷹徽大十字勳章之華美樣本，因原章已於六月七日贈給墨氏也。後墨氏復向國社黨紀念碑獻致花圈，然後希墨兩氏即舉行會談，事後墨氏遂赴麥克倫堡觀操，希氏於墨氏行後十分鐘隨赴麥克倫堡。同日墨索里尼曾向德國紐倫堡城「日報」訪員發表談話，略謂「余此次前來報聘，足爲德義兩大文明民族誠信相孚之明証，德義兩國現均採行堅強而和平的政策，決不聽任從事海盜行爲之國，施其技倆。」希墨兩氏二十六日觀操後，二十七日同赴愛森城之克虜伯砲廠參觀，旋同抵柏林，復數度舉行談話後，義相即於二十九日離德返義。又希特勒應墨索里尼之邀，亦定於明春赴義報聘云。

兩獨裁者發表演說

德義談話內容，始終嚴守秘密，吾人唯有從兩獨裁者演辭中略窺其消息。二十七夜德總理府曾開正式宴會，款待墨氏，希特勒於席上曾發言宣稱：「世界今日充滿緊張與擾攘，甚危險之份子希圖乘機搗毀歐洲之古文明，義德兩國適在此時結誠摯之交友，取共同之政治合作，吾人相信吾人之政治工作，志在保全和平與歐洲文明高尚之成績者，不能爲人認爲結合團體，以對付歐洲各國。義德兩國，將以此種精神，駢肩研究與應付一切政治問題，以抵抗分離我兩國之任何政治企圖」。墨氏答稱：「自余入德境後，到處輒覺偉大友好民族之精神的氛圍，德元首經奮鬥後，使德人認識其國家之偉大，並創造一國家，使法西斯之義大利得以堂皇與辛苦之維繫物與之團結，此余所須向之敬領者。義德之團結，爲有生氣的積極團結，此非爲政治計量之結果，而爲利害相關之表示與結果。義德兩國並不欲離棄世界餘國，凡具誠信之國，兩國仍準備與之合作。兩國所求者，爲尊重與了解其需要與生活之所需以及正當之請求。近數日內余與足下之談話，已鞏固吾人之友誼，今無論何方作離間吾人之一切企圖，皆不足畏。他日余返至本國，對於貴國之雄師民意，及貴國在領袖指導下所成物質上與技術上之恢復工作，將永記勿忘。一言以蔽之，余將攜吾堅固友誼之確切信念而歸」云。次日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舉行偉大集會，希特勒及墨索里尼蒞臨演說，重申主張和平及抵抗共產主義之意義。墨索里尼以流利之德語演說稱：「法西斯主義先以言語與共產主義戰，言語無效之時，遂不得不訴之於武力，此即吾人在西班牙所已爲者，該處無數義大利志願兵已爲拯救歐洲文明之故而犧牲。今日德義兩國一萬一千五百萬之民衆，已站在一條線上，志向堅決，不可動搖」云。希特勒致詞，則謂義德新運動至深切之意義，即爲熱忱担保國家和平之願望。但和平並非卑怯之報酬，而係以責任心取得吾人種族，靈魂，身體及文化之實質及價值，吾信吾人所努力服務之利益，即爲全歐洲之利益云。希氏曾對於德國國社黨未勃與之前所經過之艱難困苦，有所陳述，並謂在十五年之中，德國被剝奪「一切人類之普通榮利」，但義大利則未曾參加侮辱德國之行動。「故無論何人，苟欲離間兩大民族之結合，實屬心勞日拙」云。墨氏亦謂德國未嘗參加「對義之罪惡制裁」，即此足証兩國密切合作之需要。並稱德義兩國中並無獨裁政治，僅有爲民衆服務之實力及團體存在其中，德義兩國間思想之同一，可於其共同抵制共產主義中見之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六年九月廿六日起
至二十六年十月五日止

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晉北反攻勝利
△敵機轟(衢)衢縣金華

二十七日　星期一

△敵機三度襲京杭廣州
△津浦我軍退守泊頭
△蘇聯抗議日非法轟炸

二十八日　星期二

△國聯大會決議譴責日轟炸暴行
△鮑洛莫洛夫飛返莫斯科
△滬我軍進迫楊行
△京郊又發生空戰
△德大使由蕪返京

二十九日　星期三

△平型關發生激戰
△泊頭失守
△韓復榘發表談話
△美贊同國聯決議案
△國聯大會討論西班牙問題

三十日　星期四

△我空軍飛平型關助戰
△津浦我軍退守桑園
△日增兵東四省
△敵機轟炸杭州
△我代表請國聯確認日爲侵略國
△墨索里尼返義

十月一日　星期五

△劉行方面有激戰
△敵機襲京粵未逞
△我當局宣布封鎖珠江

二日　星期六

△我軍退出劉行顧家宅
△代縣寧武失守

三日　星期日

△蘊藻浜兩岸劇戰
△敵機轟炸嘉興蘇州崑山
△平西我別動隊活躍
△國聯小組會討論中日問題
△英法對義提出覆文

四日　星期一

△敵猛攻閘北
△我軍堅守德州
△晉北反攻勝利
△國府令國民大會展期召集
△英工黨大會決議抵制日貨

五日　星期二

△閘北我軍逼近北四川路
△晉北崞縣克復
△俄大使抵莫斯科

論評選輯

希望促成太平洋會議

前日深夜所接電訊，美國官方非正式表示，美國可以參加澳洲所提議之太平洋會議，並云，該會議下月初可以在倫敦舉行，但昨日華盛頓電，美國務卿赫爾，否認此說，謂尙無所聞。

國聯諮詢委員會，前日開會，通過決議案，譴責日軍轟炸中國不設防城市殺害平民之罪惡。此決議案，將提交國聯大會，付全體之表決。前日當討論時，英代表聲明世界輿論之憤怒，對日軍蠻行，嚴辭攻擊。我們想，日內國聯大會，當可更發表正式的決議，可以說，在世界公法與輿論之前，業已確定了是非。

不過，這種決議案，太不彀。飛機轟炸是罪惡，難道陸海軍之轟擊與占領，不是罪惡嗎？現在問題，是日本侵略與征服中國，轟炸只是日本侵略征服手段之一種。我們廣大國土，被占領着，攻擊着，而國聯諮詢委員會，在根本上一語未發，僅僅反對空襲。然則若日本終止轟炸城市，專用大砲坦克車，占領中國，國聯便認爲不背人道，便可以默爾而息嗎？所以國聯之舉動，又可以說並未能確定了是非。

但是我們對世界輿論，却抱着堅定信仰，我們不一定奢望各國政府，但是信賴各國人民的公意與熱情。不看英美兩國，業已在各地發生排斥日貨之有力的運動嗎？日本侵略中國的重大罪惡，尤其是於空襲都市，爲最顯著之表現。在英法蘇聯政府代表口中，公然攻擊日本的野蠻非人道，那麼，其政府背後之人民，激怒到甚麼程度，更不問可知了。美國輿論與英法一樣，確也是一天天的增加熱烈。路透電說，有幾處已開始不買日貨的運動，這就是民意主張公道之證。漢口美國商會昨天特別通過決議案，電請美政府施用道德的經濟的制裁，這樣勇敢的人道呼聲，一定要一天天的擴大起來！

我們具體的希望，是開太平洋會議。因爲國聯組織不適用，九國公約無權威，所以應特別開一國際會議，專由與太平洋有關之各國，處理此項緊急問題。美國務卿雖然還否認着，但一定有關，至少是正在接洽着。我們盼望以各國人民之公意與熱情，促成此種會議。看英法政府代表的口吻，對日本已毫不客氣，所以只要俠義的美國人民，督促美政府，與英法合作，堅決行動，這會議就有成功之望。

這會議怎樣處理問題呢？我們以爲各關係國，鑒於此次日本侵華之慘禍，及將來世界同受威脅之實情，亟應乘此創立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新組織，以確立今後的和平基礎。這種提議，一兩年來就有人談過，春前澳洲就有提議，蘇聯對此議，也有同情，不過不願倡導。這種大事，在平時本很難發起，因爲日本不肯來，而大家又都顧慮日本。事到今天，却情勢大不同了。今天再不結合起來，互助互保，則太平洋各國要同受日本之禍殃。日本對黃種老鄰國，這樣無情的轟炸殺戮，對於白人，還會慈悲嗎？今天占內蒙，攻華北，一旦完成其侵略，回過手來，就攻蘇聯。今天炸廣東汕頭，侵海南島，明年就是菲律賓新加坡與澳洲。日本軍備再擴張一下，他對於南洋南太平洋，不是與今天蹂躪華南一樣嗎？這許多有文化有武裝的

白人國家，一定要坐候日本征服了中國之後，自己嘗受轟炸的殘酷經驗嗎？現在既然大家憤慨了，就應當結合起來，共同想一個辦法。所以太平洋會議，是現時最有用最適時的一個建議。

至於會議之使命，應當完成兩件事。消極的，成立互不侵犯的公約，積極的，締結互保安全的辦法。詳細內容，現在自不能談，但必然不出這兩項範圍。我們鑒於流血之慘，不鼓吹大家參戰，但以為，只要太平洋關係各國，這樣結合起來，則軍閥日本，就要手足失措。各國於日本，制裁之方法很多，只要英帝國各地人民與美國人民參加經濟制裁，日本經濟就要立時萎縮，軍閥征服中國的軍事，就無法進行。那時候，日本社會的反戰潮流，就立時要勃發起來。這太平洋會議，並不排斥日本，只要日本放棄征服中國野心，終止屠殺中國民衆的蠻行，他儘可以平等加入。我們謹以此訴諸英法美俄荷等太平洋各國人民，希望除主張公道憤恨蠻行之外，共同促進此偉大的集團行動。對於遠東慘禍求迅速有效的解決，以發揚人道與文明之實際的威權，那就不空費近來各國輿論之公意與熱情了。

（錄九月二十九日漢口大公報）

中美關係的過去未來

國聯諮詢委員會，昨日開會，其結果尚不知。九國公約簽字國，這幾天也有些接洽。有的主張新召開一遠東國際會議，但是，所有的這些國際活動，都要看美國，而美國對於這些共同行動的辦法，據說都消極，都躊躇。

美國這幾天態度强化了一點，兩次對日抗議，與海軍宣布不撤在華艦隊，是其明證。美國這樣舉足輕重的大國，其行動當然有其步驟，有時機，我們不應過於焦燥或懷疑，但是由種種方面看來，美國政府顯然還未有充分的認識與覺悟。

我們從遠東外交史的眼光看，感覺到中美國交現時立在一個重大轉換的歧路之上。這個解決，對將來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要有深刻與遠大的影響，現在想專從這一點上說明幾句，希望美國政府人民加以注意。

我們先要聲明：中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被日本吞併的。為中國民族堅强一致的奮鬪，要將世界局面變好，不但足抵禦住日本的侵略，所以問題中心，是我們自己奮鬪，不一定特別期待某一國——譬如美國——之外援。不過有一點：這奮鬪的過程甚長，也甚艱苦。中國民族的思想與行為，在這奮鬪期間，當然要適應環境，不斷的進化和變化。而歐美諸大國的態度如何，當然對於這進化和變化，有重大的影響。

我們不能不再三論美國，因為中國一般國民，近來實在對美國發生一種幻滅的情感。從遠東外交史上說，這個問題，實在不小。我們追想過去半世紀以來，除過華工問題以外，中國對美，幾無衝突，美國政策，也一貫的與中國有利。美國宗教界文化界，在中國廣大的社會中，也結有極好的友緣。中國學生，最歡喜留學美國。我們現代的著名外交家，大概都是美國學校出身。中國新社會的各方面，連風俗嗜好，都受着美國極大的影響。簡單說：中國幾十年來，徹上徹下，帶着濃厚的親美色彩。我們再追想：日本過去多年間所以仇視中國新人，就因為中國親美。日本的反英思想，是近年之事，而中英的睦誼，也是成立於近年。從一九二六年底英國宣布新對華政策，到前年改革幣制，中英關係，親密起來，要講從前，全是親美空氣，而日本一貫的國策，也是排美反美。我們國民政府在南京奠都之初，外交上依然是美國第一，當時中英關係也好，但一般朝野，還是特重美國，中日精神上的衝突，此亦原因之一。中國之不防備日本占東四省，無形中由於對美國有所倚賴，就是過信美國主盟的九國公約。九一八變起，中國信賴國聯，而最後的心理，毋寧是希望美國，當時美國出力了

，而英國不起勁。結果斯蒂生主義，成了消極的存在。從那時起，中國對世界局勢，有新認識新估量了，而對於美國並不失望，因為美國出了力，而單獨辦不了，所以中國人很諒解。以上所說，是過去中國國民對美的感想。

美國因為悟到空言干涉之無益，所以閉了口，專門充實海軍，又因為人民熱望和平，所以五年來對中日問題，極力離遠，這些情形，我們也充分原諒。但是今天的事，却大不同了。第一：中國眞到了存亡關頭。第二：中國全力奮鬥，而力量比五年前大得多。第三：英國輿論，確切發動了，英政府的態度決非五年前之比。第四：美國實力也比五年前强大。第五：世界大局，便於組織有力的集體和平陣線，美國一動作，立時可以成立世界絕對有力的組織。第六：日本的野心，現在更大暴露了。過去多數人以為日本占滿洲可以滿足，英國當時大概就是這樣想法。但近年證明日本軍閥，是征服狂，其本質上絕無止境。現在要滅中國，而依然不是最後。他脫離了海軍條約，想征服中國後，再無限擴張。亞洲大帝國出現之日，就是美國直接受威脅之日，而現在是全憑中國人自己流血去抵抗。所以綜合結論，今天的問題，較五年前大多少倍，中國興亡，世界治亂，太平洋安危，都要在這一幕解決，這是怎樣緊急重大的局面呢？然而幾十年做親美夢的中國人，尤其一般文化宗教界與美國文化有淵源的人們，只聽見美國朝野，研究怎樣中立。還是適用中立法而中立，還是不用中立法的中立？世界多少國家同情我們，美國有十九架飛機是中國早付錢買就的，裝了船，在途中，而美政府下了禁運軍火令，這一點貨，又在途中卸下。這是中國拚命抗戰以來，友邦合衆國對中國人半世紀親美思潮的一個答覆！中國一般國民，對美國感覺幻滅了，而向來讚揚美國文化的智識分子，到此除對同胞慚愧以外，無話可說了。這件事我認為關係將來甚大。美國政府，常是這樣，要使得全中國青年今後對美國文化完全失去信仰，其影響所及，將來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要發生重大波動，而中國民族半世紀以來的親美思想，當然要反省，要清算。你們在避彈室中，要你們的繁榮，我們守自己的山河，打自己的苦仗！從此各奔前程，且走且看罷！

我們領袖蔣委員長，日前對外報記者團談話，特別屢次提及美國，這是我政府依然力行親美政策的證明，領袖的意見，我們當然不能反對，不過中國國民的實際情感，一天天的業已失望而感幻滅。美國野朝，除非照我們前幾天所說「決心退出亞洲」，那麼對於現在這緊急情形，似乎有不能輕視的理由。在華美僑的中國朋友們以為如何？

（錄九月二十八日漢口大公報）

不干涉還待何時？

這兩天，世界正在動。（一）敵襲南京事，更激起世界義憤，英法美都在抗議着，美國輿論，非常沸騰。（二）各大國使館都不走，美大使業已下船回京。（三）英法義對地中海問題妥協了。（四）英報消息，德國決定作中國之友，反對日本征服中國。（五）美蘇之間，好像正開重大交涉。

殘暴的日本，一天天暴露他的孤立姿態。這種趨勢，今後定要一天天的顯著化，嚴重化，我們對於覺醒中的各文明國民，再誠懇的說幾句話：

大家看清了罷！日本是要毀滅中國，不止統制中國。無恥的近衛廣田，還欺瞞世界，說不敵視中國人民，而他的陸軍空軍實在的行動，是要殺絕中國人民。蘇州河上，有多少難民帆船，京滬杭各大小站有多少難民列車，被他們炸壞了！低空掃射的暴機，縱瞎了眼，也認淸是非戰鬥員，不是軍隊，他們絲毫表示過慈悲嗎？北方大小城邑鄉鎭，一個不饒的轟炸。太湖流域，也是這樣。我們千百萬民衆，逃無可逃。暴日最得意的，特別是轟炸都市，最近尤其屢次襲擊南京，廣州，徐州，太原。暴日的志願，現在証明是要一寸一尺的把中國都毀壞盡，把人民都殺害盡。試問各國人

：日本這志願若貫澈了，你們公共的東亞商場還賸下甚麼？中國人民都成一無所有的難民了？你們還同誰做商業？

況且禍不止此。全世界要知道：日本的開化，是我們祖先教授出來的，他們一切的一切，都是從中國學的。當秦漢時代，我們已經是文明大國了，日本還未開化。自秦漢到唐宋，自吃飯穿衣以至於一切文物典章，無一不[illegible]國傳給他們的，現在這報答的殘酷程度怎樣呢？日本軍閥殘酷暴戾的性質，歐美人還未遭遇過，但現在看看，他對於受過文化上莫大恩惠的中國——黃種的老鄰居，這樣屠戮摧殘，你們還不覺悟嗎？設想日本若征服了中國，將只賸下一大羣苦力，被强迫的替他們勞働，替他們完成最高度的自給自足的軍備，再來征服世界，第一步至少驅逐一切白人出亞洲與南洋。

我們眞奇怪。中國人至今眞不仇視日本人民，即對於日本被徵侵華的兵士，也只感可憐，我們對於日本少年青年，一點無惡意，何以侵略人的日閥，却這樣兇，這樣狠？現在天津東站，就是平津中國學生的鬼門關，一問是學生，十九就不免。日軍占一地方，就搜殺壯丁，並且凌辱婦女。接着就是日鮮浪人擺攤子，賣嗎啡白面。這一貫的滅國滅種的政策，莫要當做專對中國人的，其實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這樣。第一，軍閥代表下的日本，絕不能容鄰國存在。遇弱國，想征服，遇强國，就準備戰爭。總之，莫想和平存在。他的殖民地政策，是細大不捐的，一切定要獨吞，絕不留餘地，自從日本占滿洲，歐美人還能做生意嗎？近年的平津，不是業已被日本獨占了嗎？這一戰日本再得意了，歐美人靜候被驅逐罷！還講甚麼門戶開放？何況軍事上沒有一國不立時感受重大威脅呢？

歐美各文明大國聽着！現在是你們聯合干涉的時機了！因爲現在干涉，很容易，並不要你們打仗。何以故？因爲仗歸我們打，我們犧牲，不累朋友，只要你們各大國站在一條線上說話。大家要知道！日本軍閥，人道公約，都不在眼中，却要計算武力數字。歐美大國，若能聯合行動，確實使日本感覺孤立了，日閥一打算盤，知道不行了，他的殘暴就會立時收拾起來。英法美從海上，蘇聯從陸上，一個聯合示威，就解決了問題，還用戰爭嗎？況且即使日本冒險一拚，其力量也極有限。中國自任最大的犧牲，而世界得事半功倍的收穫。這樣不費力氣，就可以解除世界和平最大的危脅，從此便可縮軍，可以共同恢復世界經濟繁榮，增進人類共同利益，現在不幹，尙待何時？

要這樣做，先要結束歐洲糾紛。這幾天，西歐局面好轉了，但是還不彀。第一，英國紳士，還要大澈大悟。英國這幾年的世界政策，太不澈底，太富於彈性。現在亞洲大陸出現這嚴重局面，需要英國眞正下決心。怎樣決心？就是對歐事小犧牲，而鞏固世界的大局面。我們以爲英國應當與蘇聯切實諒解，共同保障法國絕對的安全，同時給德國絕對開路。德國的熱望，在恢復殖民地，英國爲何不放棄一點非洲利益，給德國滿足呢？歐洲整個局面，自我們看，問題小得很。十幾國民，鉤心鬭角的，作狹隘的鬥爭；而今天在亞洲大陸上，日本要想建立一個空前未有的現代武裝的大帝國，這問題比歐洲所爭的，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德國與蘇聯，鬧甚麼？西班牙，爲何不共同勸告其停戰，而建設各黨合作的民主政府。義大利之事，只要英國與德國眞妥協了，也是有辦法的。歐洲政局，果然穩定了，解決了，美國也必然不旁觀，不看美國輿論一天天的激怒化嗎？

我們的口號，是：全世界文明國民聯合起來，援助中國，制裁殘暴無人道，貪婪無止境的軍閥日本！世界難得遇見中國民族能這樣絕對犧牲抵抗强暴。這是千載一時，文明人類們，要重視牠，莫要貽誤事機。中國拚流血，各國講公道，軍閥日本，是必然要沒落的。這樣，便可以解放東亞，並解放日本。中國當然復興，日本也可以出現新的時代。從此世界經濟可以繁榮，軍備縮減可以實現。中國永遠是世界和平秩序的擁護者，而以中國之地大物博，可以解決西方國家多少困難，大家共同走向和平繁榮之路！我們所言，都切據事實，出自至誠，希望歐美諸大國民之三思！

（錄九月二十四日漢口大公報）

日本的國際信義！

現在日本軍閥正對中國進行着大規模的無理的侵略，野蠻的進攻，同時派遣石井，松方，伍堂，大倉，高石等人赴歐美各國遊說。野蠻的强盜它原可以對旁人作無理的侵略與進攻，大可不必講什麼理由。現在日本軍閥於執行其野蠻的强盜的工作時，更派遣舌人做無恥的騙子，那末免太可憐了。日本這一批舌人，既不挾帶軍閥的槍砲以俱行，那末，當他們鼓其如簧之舌時，當然要說一些道理，以證明日本還懂得國際信義。說也可憐，日本固然有得是蠻力，却最缺乏國際信義。我們隨便舉兩個例子，便可以證明日本是怎樣一個缺乏國際信義的國家！

當日俄戰爭時，日本的兵力財力都已用到盡頭，她一方面要從海外取得財力的援助，同時要在一個比較勝利的局面下赶快結束戰爭。因此她在一九〇五年對美國施行了一個大騙局。這個騙局使她獲得美國的大批資金及樸資茅斯會議的美果。日本以南滿鐵路爲香餌，去釣美國的大魚，她示意給美國，謂戰勝俄國之後，她必繼承俄國在南滿的權利，她願將南滿鐵路賣給美國，因此引起美國資本家的雄心，大量購買日本的債票，羅斯福總統並努力於日俄和局的調停。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滿（E.H.Harriman）買了許多日本戰事公債，並代表美國銀行團親自訪問日本。哈氏到日之後，大受歡迎。日首相桂太郎與哈利滿簽訂一個草合同，訂明將來日本將南滿鐵路售與美國銀行團。哈氏以大功告成，旋即搭輪返美。誰知船到舊金山時，日本領事轉到東京的電報，說「桂哈草合同」作爲無效。因爲這時日本已不再需要美國的財政援助，同時樸資茅斯條約已在羅斯福總統調停之下簽了字，不必擔心俄軍的繼續進攻了。桂太郎是日本的第一流軍人政治家，他就是這樣的欺玩美國！

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在歐洲大戰中的乘火打刼，同時她還欺騙世界。日置益把二十一條要求交給袁世凱總統時，並要保守絕對祕密。及消息既經洩漏，各國紛紛質詢之時，日本政府信誓旦旦的否認其事，不啻以國家榮譽擔保其絕無。以武力壓迫中國，已是日本的慣技，而公然扯謊，欺騙世界，簡直是不要國家的人格。迨眞相全明，日本更於大戰中途（一九一七），要脅英法俄義四國給予保障，將來在媾和會議時，援助她割讓山東及赤道以北南洋各島嶼的領土權利。同年的「藍辛石井協定」，日本要美國承認她在中國有「特殊利益」，也是同樣的要脅。乘火打刼，藉危要脅，厚顏欺騙，恃力寡信，日本便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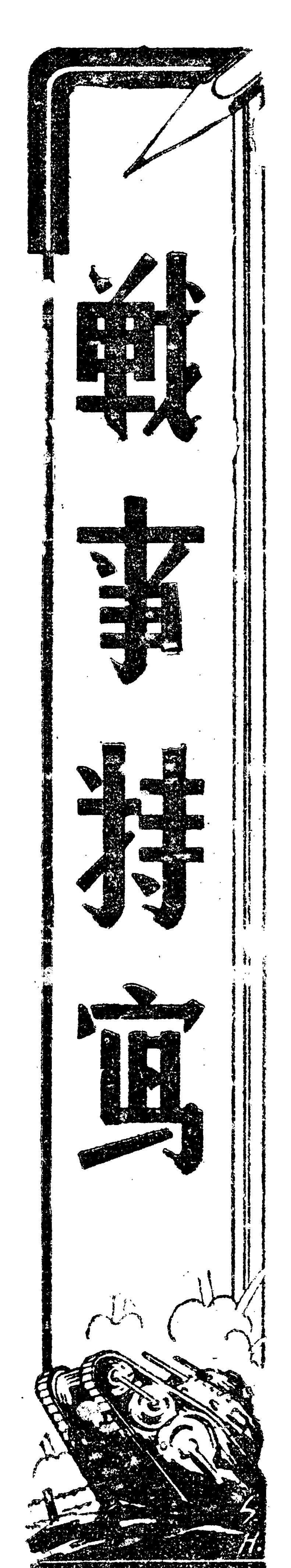
現在日本軍閥正在進行着野蠻的屠殺，同時也在扮演着無恥的欺騙。日本在對英大使許閣森爵士被飛機襲擊一事的照會中，保證日機不再傷害非戰鬥員，同時長谷川却恫嚇各國使領僑民退出南京，日本飛機便有系統而無目的的四出轟炸，屠殺無辜的和平民衆。既野蠻而復欺騙！

國聯大會方通過一個譴責日本暴行的議案，他們的外交家却穿上大禮服，在世界的「青眼」之下，到歐美各國替他們的野蠻軍閥當說客，做騙子。假使這些人還有一些人類的羞惡心，也應該會有一刹那的心跳與臉紅吧！

好像美國欠了石井菊次郎一筆債，每逢有事時日本政府便派石井去登太平洋的東岸。一九一七年的「藍辛石井協定」，是他從美國拿回的，一九三三年他又去美國作「九一八」以後的宣傳，現在又奉派赴美做說客了。他上次赴美時，在紐約廣播演說，對於中國及蘇聯大肆醜詆，他罵中國說：「該國境內，紀綱盡廢，以枉法爲法，以亂政爲政，日本與此等國家爲隣，不幸殊甚。」哎呀天呵！中國何幸而有日本這樣一個好隣居，又何幸而有石井這樣一個隣邦政治家！日本所賜給我們的好處，業已數不盡算不淸了，石井的手段似乎也不算不辣。石井做日本外相時，煽動宗社黨及蒙匪作亂，擁護帝制倒袁復淸，因而演成鄭家屯事件的屠殺兇劇。其手段的毒辣及爛汚，即使擺在今日，也不減色多少。現在這個老頭子又拚老骨頭給軍閥當代言人了，看他再說些什麼？

日本的蠻力是舉世皆知的，日本的信義却絲毫無有。這種恃力寡信的國家，只認識武力，只有正義的武力纔能打低它的兇燄，復活它的良知。這野蠻的强盜！無恥的騙子，你們給暴力殉葬好了，何必再談什麼國際信義！

（錄九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



『我不是中國人』

汝龍

這粗壯結實的漢子支持過八天繼續的舟車勞頓後，雖已顯得十分疲憊，仍興奮地聳動着那副寬肩膀，乾嗄地低聲說道：「我要說的，別催我，讓我想想該怎麼開始，我要說的……」

在他身邊圍成半圓的聽衆，屏靜了呼吸，心跳着。夜深了，天空像給誰潑了一片黑膠，塗沒了星，凝得漆黑一片。這些靜坐在牆隅草地上的人挨緊地靠倚着，爲了天色太黑望不見各自的臉色，感到一份空虛，他們索性闔上眼，各自伸出手去握緊了第二人的手沉默着。

有誰遞過去一支香烟，一盒火柴。

這漢子默默地接過去，將烟啣在嘴邊，擦亮一根火柴。一簇微弱淡紅的光在黑暗中顫抖着燃着那支烟時，這簇光照見了漢子削瘦的臉上淌下來兩行亮晶晶的淚珠。

四周的人開始不安了，局促地移動着身體，好心的人慰勉着：「爲什麼這樣脆弱呢？我們不是還年青嗎？」

這漢子忸怩地乾咳着，到後，喘了一口大氣，開始道：

「不是，不是，你們弄錯了。——是這樣，我應當說，我已不配做中國人，我已沒勇氣敢自稱是中國人了。我沒有臉見你們，我沒有理由受你們的優遇，我應當去自殺，總之，我……」

「爲甚麼說這話呢？」

他沒有回答，更苦澀地乾咳着，顯然是在強烈地激動。但他沒有哭泣，沒有哽咽，祇是像一匹負着重荷的馬那樣地急促地喘氣：

「莫攔阻我，讓我說。

「是這樣的：當別人從北平逃亡出來時，我已在北平城內流浪了。日軍入城佈告安民那天，我住的公寓裡被逮捕了一羣人，都是學生。爲甚麼呢？爲了書架上有課外的書。據說我也被指名逮捕，巧得很，我正出門去了。於是，我就流浪。我找到了我的一大堆朋友，他們年青，熱烈。目睹這一座古城處在水深火熱中，看看日子眞沒法過，想幹點甚麼，可是，幹甚麼呢？沒有鎗，沒有刀，沒有書讀，沒法說話，幹文幹武都不成。那末，年青青的人難道除去做漢奸外，就應當鎮日發呆嗎？

「城外忽然不時傳來鎗砲聲，我們的苦悶鬆懈了，就猜：是中央軍？是二十九軍？到後才知道原來是劉桂堂率部反正。這事實感動了我們，我們都呆了：一個連年騷擾地方的巨盜一旦遇到國家存亡關頭，竟幡然放下屠刀，憑一份天良與敵人拚命！對我們，這是一個教訓，一個棒喝。想到我們受過的高深教育，想到這國家這民族待遇我們的優厚，想到我們目下的軟弱無能，我們臉紅了。我們遏制不住胸中熱火的爆發，壓不住脈搏的狂跳，到後，就極單純地決定了：找他們

去！

『七個朋友主張他們先去冒險，等我入後，想法也將我們召去。一個颳大風的早晨，在西直門外的橋上，我們這一夥人站住了，我們默默地互握着手，用眼睛交換了分別珍重的話語，過後他們默默地走了，我們望着那七個背影漸漸在我們前面高大起來，就流着淚走回來。

這七人從此不見了，據說許多這樣的青年在未到達目的地先皆爲日兵狙死，總之，他們不見了。

不容有咬牙切齒的功夫，一個朋友來告訴我，我們一夥中有三人突遭逮捕。他隨即忙亂地爲我化裝成商店學徒模樣，在背上給捆了一個十分內行的小包袱，油頭粉面後，就這樣忽遽地把我趕上火車。

在車上，我怕看每一個人。想到忍心丟下這城中懷着我最能明瞭的亡國的慘痛的同胞，忍心丟下我的衰老的父母，忍心丟下一羣好心的苦悶的朋友，望着前門那座雄偉矗立的箭樓，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癱軟地坐下去，低低地唸着：他們受苦到那天才完結呢……」

語聲逐漸微弱下去，一根油絲般地飄散了。夜仍是凝黑一片，樹梢爲風吹出連續的息索聲，夾雜着輕微的嘆息，每個人的心沈重了。驀地，那漢子將香烟頭丟向遠處，一點紅光畫成半個團孤消失了，隨即發出乾澀的堅決聲調：

『到了天津。一一哼，這才到了鬼門關！

『車一入站，車門由日軍守住，不許下車。站台上柵欄門下了大鐵鎖，柵門外面兩列日軍荷槍對立着，中間留一條狹路，槍刺在陽光裏閃着光芒。站台上，若干隻長統發亮皮鞭擊在水門汀上篤篤地響，夾在草綠色軍帽與紅色肩章間的是佈滿獰笑的臉。這一夥日軍軍官談笑自若地沿着車窗巡視，窺探。那份悠逸從容與車內千數逃亡者的提心弔膽兩相對照，哪個人受得了？

『莫明其妙地等了二十分鐘，車門開了。像趕豬似地，這些負着亡國亡家二重痛苦的人背上受着皮鞭的敲撻從那小小狹路中擠出去。看一眼那些慘白的面孔，抖戰的身體，我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一進狹路，就將生命幸運一齊交付與天！

『一幕幕極人間的慘劇展開了：學生模樣或年壯力强的人受着槍桿的敲擊，被命令着「右邊」！就給踉蹌地推到右邊，擱到一處，分明是走入了厄運；僥倖未擱走的人拾得一條命慌張地往外竄，一個懷孕的婦人受不起驚嚇，尖銳地高叫一聲面孔儘白滾倒地下，汚血流染了一地；年幼力弱的孩子給推擠得倒下，還未會喊出聲，就爲無數脚踐踏着剩得奄奄一息了；一個駝背老翁眼力不濟摸索着往前走，嫌走得太慢吧，一隻皮靴踢過來，老翁應聲跌伏地下，口中吐着白沫，一個熱心年青人過去剛要攙扶，另一隻皮靴踢過來，「右邊」！那老翁就這樣沒人理會地痙攣着伏在地下；一個小娃從母親懷裏驚醒了，哇哇啼哭，母親情知不妙，用手摀緊了小娃的嘴，倔强小娃倔强地掙扎，發出一片悽厲的哭喊，但聽一聲吆喝，這嬰孩飛到半天空，那有着忠厚樸實面孔的母親望着地下手足亂動的小寶貝猛地閉上眼往後倒下；年青的婦女在通身受檢查下，除無理由地損失一些財物外，受到公然的侮辱，他們低垂了頭，漲紅着臉，讓一包眼淚在眼眶裏滾動不敢流下……

『大概是我那架眼鏡太深了，化裝露了馬脚，我早已被帶「右邊」。謝謝上帝，沒讓我看完那些驚心動魄的慘劇便由日軍押着，隨同百餘同難者一齊解到日本憲兵司令部。這多人共囚在一間幽暗的小屋子內，像被一隻魔手扼住咽喉似地靜悄無聲。既無人審問，也無人送飲食來（其實誰還咽得下一粒米呢？）祇有兩位軍官啣着香烟，態度安閒地走來，對眼前這些驚恐得泛白了臉蜷伏着的可憐蟲，忽然感到新鮮的興趣，便走過來揪揪這人頭髮，捏捏那人鼻子，嘻嘻的發笑，受到侮辱的人用牙齒緊咬着下唇，但臨到一個粗壯的年青人頭上時，這人幡然變色，向那嘻開嘴巴的臉與一巴掌，咆哮着：『要槍斃就槍斃，

侮辱可不成！」這人就——唉，唉，有什麼辦法呢？

『第二天早晨，兩排槍護着我們走出囚室。迎面爬來一堆鳩形鵠面的人，破舊的灰軍服撕裂着，一眼望過去，突地一陣猛烈的戰抖通過我的全身，我將頭掉轉過去：那些人鼻子給刺穿了，用一條長長的繩子通過去連成一串代替了手鐐足銬，他們不能走，祇能爬，爲了腿部大都被打斷，背上一股股血流出來，大羣蒼蠅聚在上面嗡嗡地吸吮着，有的眼睛潰爛了，流出膿血來，他們無力地呻吟，無力地爬……

『他們是最先殺敵的二十九軍，或出死入生的通縣保安隊，忠心耿耿却落到如此下場，誰的罪？

『我悲慘地閉上眼，無效地爲他們祝福着。

『開首被審的是大批學生模樣的强壯青年。許多人大抵略略問過就押走候第二次更嚴厲的拷問。但其中有十六位，剛一被問到抗日否，就慷慨地挺起胸來：「是中國人爲什麼不抗日？」這堅定的回答如一聲霹靂震呆了上下一夥人。然而，然而——我該說什麼呢，他們一齊被拉走到傍近鄰室內，隨即一陣尖利的如深谷中狼嗥的悲號刺破了空氣，鑽進每人耳中。我們一羣中有三人暈倒在地下。

『另一個大學生被問到抗日否時，默默地搖搖頭。一個日兵便在他面前唱起救亡進行曲，那悲壯的調子逼得這人低下頭去。出了眼淚，於是，又一聲劃破長空的尖叫……

『這恐怖接連地打擊着我，我痛苦地考慮這不應考慮的問題：說抗日而犧牲呢，還是撒謊而苟全呢？我麻木了，昏沈沈地甚麼也想不出。點到我的名字問我抗日否時，我茫然地仰望着那張猙獰的臉，機械地答道：「不」。說過這個字，我顫抖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

『然而，我獲到了敵人的滿足，憐憫，將我釋放出來，……我沒法說下去了，你們饒恕我……』

當那顆頭低垂到胸前時，還昏昏地喃喃道：

『我該死，我不是中國人……』

南口迂迴線上

秋江

一、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退守南口之役，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眞面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砲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線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砲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唐克車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軍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側山頭，×××師的弟兄有重大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南口不下，於是不能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翼長城線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口，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才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二 橫嶺城頭

担任南口正面戰鬬任務的是十三軍××師，師長王仲廉，右翼是十三軍×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軍長湯恩伯氏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線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

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十三軍的×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寧，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右前方了。因爲劉汝明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另一方面因爲當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爲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師師部當初在懷來城內，副師長陳大慶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十三軍急援南口，劉汝明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還是陳大慶自去已摸清楚的。劉汝明未負一點責任。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砲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奪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爲坆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脉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城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還是通北平的庄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在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而牠在軍事上運輸上，却異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黃昏，湯恩伯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線戰況時，忽然停止，伸長耳朶，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訴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線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濘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輸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合組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脚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綠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胆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爲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砲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够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砲身，砲座，彈箱，把騾子韁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濕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睡壓的一面，因爲地下潮濕，還留着一大塊潮漬。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頭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鎬，鐵鍬，軍氈，防毒面具，僞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砲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砲聲的震盪，驚醒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崎嶇的山徑，只能一步小心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的跑步衝上前線去！

還是南口山脉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

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乜先，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極北的山的稜線上，孰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作用了。

進了長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敵機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動。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嶺城前線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方抬回來的和自己走回來的傷兵，都借此處歇脚，休息再走。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生力軍——×××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粱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三、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南口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內。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位師長中他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才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一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鋪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三夜。他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在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團的某連長，因爲敵方砲火過猛，犧牲大大，向後稍稍移動，即下令槍斃。他接得前線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

「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能後退，退了，我要槍斃的！」「師長！有陣地就有我，請師長放心！」這是前線將官一致的答覆。上自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四、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線發動，以×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線，崇壘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擊，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眞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線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末後幾個的鞭砲。李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槍運陣地，告訴他們第×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碉樓的戰鬬經過，他剛才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砲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砲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砲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舉，敵方大砲馬上停放，敵方唐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髭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照着操典的動作，三次四次之後，唐克車像出水烏龜爬上我陣地，唐克車上

機關槍，躲在戰車後面傜兵的手提機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榴彈像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強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砲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槍連僅剩一個戰鬪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鬪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强烈反抗！

太陽照臨着整個的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五、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前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理。我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馱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師×六×團×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線。因為前線十分緊急，二道戰線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線，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砲難找對他們瞄準的目標。

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烟霧漫漫的黑夜裡看不清兵力的空疎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遇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月亮，好像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軋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峰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烟似的白霧，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凹，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為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線，睡在土洞裏的連兒睜開了惺忪睡眼，背上十字鎬，鐵鍬，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底下是一條山路，敵方必由此路來衝鋒，而且是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却不能打着他們的隱匿地方。在軍事術語上稱「死角」。而這裏又是關係全線的生命點。明亮的月光，照着彭營長構築工事，似乎幫助我們，希望明天能減少戰鬪困難。

周排長帶了一排人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便衣隊通過，出發時，彭營長鄭重命令他要問淸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線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線被漢奸割斷了，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螞蟻般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砲兵連急忙構築砲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夫，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向後撤退的事。一個湖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們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

的班長接着說：『我們有一個機關砲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凉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報告。一會土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曉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砲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大同。）

恐怖列車

（戰時報告文學）

林娜

仲虞勸我在鎭江再呆幾天，等上海稍爲平靜了再走，因爲沿京滬，蘇嘉，滬杭等綫，敵機的轟炸幾天來正利害。

「不！」我說。「在這時已談不到個人的安全問題。」

把幾件簡單行李收拾一下，沒等他起床，我走了。

天已經破曉，但是街道還像死一般的靜寂，兩旁的店鋪緊閉着，除了零落的幾輛黃包車外，再也見不到人的影子。這城市已經死了足足十四個鐘頭，雖然到了該甦醒的時候，還是沉沉的在睡着。

爲了在火車上免於飢餓，我叫停了車，打進一家食品店去，一個睡眼惺忪的夥計出來替我開門，幷從一口木匣內拿出幾片霉蝕的餅干遞給我，這是應了我底請求，拿來給我當樣着。

「就只有這一種？」我問，微微露出不滿意的神氣。「你聞聞看，它已經發霉了。……」

「沒有辦法呢，先生，貨的來源斷了，國難期間，什麼比不上平常，將就點吧。」

「國難期間」這四個字，在這兒已成爲最風行的口頭語了：商人拿最低劣的貨色，賣着最高的價錢，也是爲了國難。」

我遞錢給他，把霉餅干帶走了。

車站上，老早已有人在等，坐着打瞌睡的，不耐煩的閑踱着的，到處都是。他們差不多都是小商人和工人，有些是想搭車到南京，有的却是要回到蘇州和上海去。一樣是憔急，一樣是倦乏，默默的在走着，坐着，沒有互相交過一句話，也懶得去和熟人打招呼，各個人担心着的，要想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車站上的職員告訴我，第一封特別快是在八點半開的，但是一直等到十點鐘還不見賣票，倒來了兩封列車和一封傷兵列車，兵車是從南京開出的，傷兵列車則是從上海西站開來。士兵們帶着睡容，但是愉快而且亢奮的，站立在無篷的車廂中，向各方面擠集着的人羣露着眞摯的微笑。死也許就在不遠等着他們，敵人們的砲火會從他們身上任一部份跳躍進去的，但他們仍舊是那樣地堅定，那樣地鎭靜，他們已明白這回的抗戰，是爲了國家和民族！

慰勞隊，是一羣年靑的中華兒女，她們遞給這一列戰士以熱烈的歡呼，和雄偉的歌聲，他們也一樣的回答着，這場面的偉大，我痛惜着這枝筆不能表現出來。尤其是那一列傷兵列車，在吹鼓手底音樂的演奏中，在萬歲的歡呼中，他們一個緊接着一個，在他們身上包裹着的是開花的創傷，披着的是血污的衣裳，蹣跚着的，被抬着走的，一樣是現出了蓬勃的神氣，一樣是幸福和光輝。他們向慰勞者揚着手，用熱烈的萬歲聲回答。我感動着，幾乎要哭出來，淚珠也同樣的在每個人底眼中盈溢着。

「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一個學生打扮的靑年，嗚咽着，低聲的叫着，我不敢再聽下去，也沒有勇氣掉頭去看他，迅疾地避開人，我躲開了。……

車到了十一點，方開出站，通過了隧道，就

用平快的速率飛馳着。在這兒，我們已再也聞不着火藥的氣息，沒有受傷的呻吟和苦面，也聽不到從敵機丟下多量彈藥的吼聲。田園依然是那樣青翠，空氣雜着秋天的氣息是爽朗的。農民們正忙着秋收，被採割過的禾田，一畦一畦地在我們面前飛馳着，逝去。

為了誰都推測不出的理由，我們沿途被擱着，夜隨着也慢慢地落下了。

車廂內沒有燈，據說在夜行車它常是被作轟炸對象的。過蘇州，沿蘇嘉路走時，天已全黑，濛濛的細雨在下着，車廂內與車廂外，好像是立在兩個世界的邊沿，被弄得混沌，模糊起來。

車在走着，按着它不變的速率，鐵軌上發出了慘切的呻吟聲。車廂內是死寂的，黑暗的，原野也是死寂的，沒有一個聲音，也看不到一點火星，人們都厭煩了，黑暗使他們感到悶窒。

忽然，從另一個車廂內，傳來了一陣喧叫，倦乏了的人們全被警醒了。不到半分鐘後，當他們知道這喧叫是為怎樣而起時，慢慢也傳染到這兒來了，不安在波蕩着，望無邊的黑暗中擴大開去。

「毀滅吧，一切都讓它毀滅吧！」一個青年絕望的叫着，他底頭垂倒在一邊。

「這叫文明國人的『膺懲』，對付這些手無寸鐵的民衆有什麼用。……」

「就是因為中國手無寸鐵的人太多了，他們才怕。」

「聽着！不要說話！」

一陣機關槍聲。

死亡的預兆，死亡的氣息，在全車廂瀰漫着，血腥味，火藥味，一切死亡的回憶，悶窒住每一個人的呼吸。車逃難似的，用着特急的速率在飛走着，雨仍在下着，變得更加繁密了，轟然的爆炸聲，沒有如期的爆發，一切騷擾，又漸漸的停止下去，在耳朵旁人們可以聽見低微的，軋軋的機聲。

我沉靜地坐着，沒有說一句，不久以前在南站，松江車站死傷千餘人被轟炸的慘景，又浮現在我底腦中。我默想着那些屍首不全的無名慘死者，我想着那些在地下汎濫着腥臭的血跡，但是，我不想到自己會是他們底同命者，我從不曾想到死，因為我還年青，還沒有到了該死的時候。

敵機沒有給我們禮物，替中華民族製造更多的孤兒寡婦，它放了一排機關槍後就飛開了。我們安穩地，照樣的被裝在車廂中，馳過了密集的雨柱，衝破原野，朝茫茫無際的黑暗奔去。

雨下得出乎意外的大，但是，當我們馳過一個小小的車站，就得下來走過一條被轟炸斷，直到現在還沒有修理好的大鐵橋。在橋的那邊，停着另一列車，我們要換了它才能直達上海。上面是密集而繁重的雨絲，下面是爛滑的汚泥，人們結成一條長長的鏈子，蹣跚着，摸索着，到處都是騷擾，到處都是咒駡，嬰兒用黯啞的聲音，搐動着兩隻小小的臂膀號哭着，母親滿眼溢淚水，大聲的恫嚇他，大家都沒有預備要帶雨傘，衣衫又都是單薄的，雨淋着，濕了。苦痛，沉重，但是仍得走着，咬緊牙關，含着怨恨，從這一邊走到遠遠的那一邊，長長的結成一幅中世紀奴隸掠奪時代的流離圖。

在車廂內，我褪下濕潤的衣服，心里含着悲憤和沮喪的感情，今晚的苦生活，使我想起半個月前在江北道上看見一羣幾天幾夜走不完逃難者顚沛流離的情形；一個在道中被敵機炸死丈夫的年青女人！抱着她已發臭的死孩不放；另一個為了過度的驚嚇，沿着呼號而且哭泣着，因為敵人對無辜的慘殺，已使她們失去了人性。

沈悶地，胡亂地讓火車頭拖着，衝破了黑暗的原野，衝破了一切死寂。

雨還是樣照的下，但天却慢慢的稀薄起來，遠處傳來了隆隆的砲聲，間以清晳的機關槍聲。

「到了！」我想。「但是已到了黎明時分！」禁不住頹喪的情感又重新被鼓舞起來。

九・二十二上海

★ ★ ★ ★

火線上的東北同胞

陣地巡禮之一

冰瑩

九月三十號下午一點鐘底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軍的×軍長正坐在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拼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眞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先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砲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砲彈的「信管」，還沒有爆炸的。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砲彈，』他開始敘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爲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砲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砲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啊，有這樣的事，是眞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眞的，這個「信管」就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眞可憐，他們因爲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砲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爲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砲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日本人。誰知這秘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監視他打砲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爲什麼眞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爲什麼不反過來，掉轉槍頭向日本鬼放？」我們的士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眞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走，他們又繼續着談，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掉轉槍頭打日本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强迫沒有辦法，我們如果不開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人難到還打不死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日本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日本人槍斃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說：「啊！快不要說了，巡査又來了！」

由這些事實証明，可知東北人最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最凶暴最殘忍的强盜，人類中的劊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日本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日！』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敬愛他，欽佩他，而且更希望他們

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日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是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達的砲彈，上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東北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砲彈，不知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多少戰士？」我說着，高興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砲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拔上僞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十，一，上午三時於××陣地。

× × × ×

戰時的海門

黃露茜

自八一三的砲聲掀起我國生存自衛的對敵血戰以來，敵機到處偵察，到處轟炸。通，如，崇，海，啓五縣，地當江北濱海的要衝，自然是逃不出敵機的「轟炸範圍」；雖則這裏並沒有軍事設備，可是專以殘殺非戰鬥員，毀滅文化機關著名的暴敵，也竟以此地做爲擲彈的標的了。

光是如皋縣政府，南通基督醫院，崇景中學，都相繼被炸。啓東也曾炸過一二處。海門倒沒有，敵機在青龍港擲下三彈，都掉在長江中，沒有命中。縣市，三廠等重要地方，爲避敵機偵察，房屋的牆壁都塗黑了。人家都搬到鄉下去住，有些學校一因食糧無處接濟，二因怕敵機擲彈，竟不敢開學。××中學雖然仍很鎮靜的說是照常上課，但學生多不敢去，並且校內已住了一大隊兵，是由××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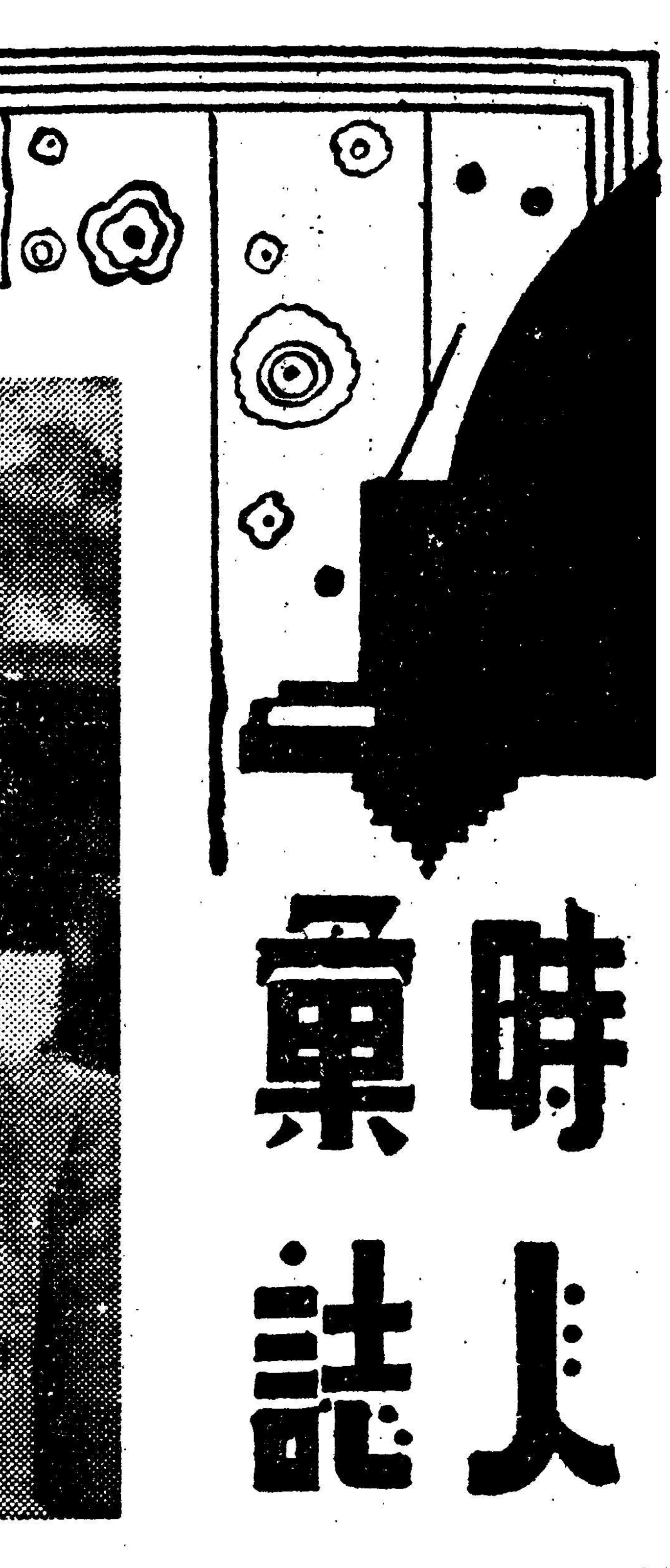
八月三十，三十一兩日，敵機在青龍港三廠間及新港與其鄰鎮迴旋了十多次，在青龍港投彈三枚，死傷三人，一艘兵艦尾部受傷。

青龍港外口有敵艦三艘，重要一點地方的居民都紛紛搬往鄉下去了。三廠早已關了門，縣市大商家已閉市，情形好像很嚴重了。這裏（虹橋鎭）想來不十分危險，所怕的是敵艦向港內開砲，這兒距江極近。

因交通阻隔，上海的消息聽到的很少。各鄉間無知的百姓，見有兵開到，便紛紛遷避。他們不解瞭這是殺敵衛國的自家兄弟，和從前軍閥混亂擾民的軍隊是不同的。軍隊到後，人們的東西不敢拿到鎭上賣；兵士們有錢無處買物。這只怪我們民智愚陋，太缺乏教育和訓練了。

二十七日在縣市捉到一個日本人。他是從下涉來的，在三廠下車，僱人力車往青龍港，在港邊走了一轉，又坐黃包車回三廠。他不說話，只用手往去處指。到三廠後很多車夫問他：「阿到海門」？他點點頭。車夫要八角錢，他用手一伸，放出四指，表示還價四角，後來車夫要他出六角，他點了點頭就坐上去。車夫肚子餓了，說：「慢一些走，休息一下」。他說了句：「拔副」。車夫不懂，心想大概是向前走的意思吧？於是又拉着走了。許多人因其形跡可疑，與常人的態度不同，忙告三廠公安局，但已來不及追了，便打電話到縣公安局去。縣公安局接到報告後，立即派出大批探警，把守着由三廠到縣市的各路口，嚴密監視，後來那輛拉日本人的車子果然來了，這個敵國的間諜，在六角亭邊，被捉住了，翌日即送往專員公署。

敵人謀我已深，它們不僅利用機械化的武器殘殺我前方浴血殺敵的將士，到處擲彈，轟炸我後方手無寸鐵的非武裝的居民，而且更利用漢奸，派出大批間諜，往各地活動，刺探我後方的軍情，一向爲人不注意的海濱一隅，也發現敵國的間諜了，也成爲敵人飛機艦砲的攻擊地了！這是值得地方當局與人民注意的事。





孫元良

孫元良，四川華陽人（原籍紹興），現年三十三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十六年東渡，肄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野砲兵科，十八年返國。十五年北伐，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十八年返國後歷任教導第一師野砲營營長，陸軍第二師第七團團長，二十年升任國府警衛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第八十七師第二五九旅旅長，二十一年春一二八戰役，曾在廟行婁塘間抗敵甚力，後升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第八十八師中將師長。八一三戰起，在滬指揮戰事。

編輯後記

本報復刊的第三十九期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國慶日又與讀者相見了。

因爲戰時環境不可免的障碍，我們和國內外的讀者們相別，倏忽已近兩月。在這相別期間，承蒙各地讀者關注，來函垂詢一切，我們對於這種普遍的熱情，是非常感念的。茲在復刊之始，願向國內外關心的讀者們，謹致其謝忱與歉意。

在外埠郵遞停頓期間，我們的工作并沒有停頓，而且反更積極地從事戰時特刊三日刊的出版，在本市方面發行，以供環境的需要。在許多作家們合力的支持下，戰時特刊已証明是一個很大的成功。這前後共出版十二期的刊物，我們現在已把它重印成合訂本式，（分上下兩冊，現已出版）并附以特撰的紀事專篇，補寄國內外本報的訂戶，聊盡我們忠實的報道使命。

關於本報今後的一切，我們仍將本已往的精神，努力進行。但是在這全國長期抗戰的期間，我們感到職責的嚴重，事態的迫切，我們不得不以新的姿態去迎合大時代的急需，所以從本期開始，在內容方面，已作必要的革新。但是我們并不敢自足，關於內容的編配，是竭誠歡迎讀者們指教的。

最後，因爲戰時物質來源的顧慮，我們不得已稍節篇幅，以期維持久遠。所以我們理想的稿件的長短，最好在四五千字左右，此後對於長篇著作，概將割愛。又本期因稿件擁擠，有許多篇文字，只好臨時抽出，並希作者與讀者們原諒。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三十九期）

民國廿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漢口 湖北街寶潤里二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